



分类号: _____
密 级: _____
U D C: _____

贵州财经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方式及
养老风险的影响研究—以
贵州省普定县为例

专业名称: 农业(农村发展)

研究方向: 不区分研究方向

学生姓名: 刘彦超

学 号: 20201206121002

导师姓名: 于伟咏

导师职称: 副教授

定稿时间: 2021年6月

中国·贵阳

摘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面临养老压力越来越大，尤其农村养老问题越来越严重。从人口结构上，农村的老年人口比重高于城镇人口；从家庭结构上，随着农村居民转移劳动力不断增加，家庭结构不断缩小，留守老人比例增高。在此背景下，农村居民对养老方式的选择和养老风险感知更多是基于家庭生计资本，本文通过实证数据量化研究生计资本对养老方式及养老风险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的建议，以促进农村养老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选择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作为调查地区。采用均值估计抽样和随机抽样的方法，对该地区 283 户农村居民完成实地调研并取得样本数据。首先，通过 SPSS25 软件，对调研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其次，对总样本 276 份农村居民的生计资本、养老方式以及养老风险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全面概括农村居民的生计资本、养老方式以及养老风险的现状与特征；再次，将自变量划分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五个维度；最后，分别运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村居民养老方式的影响和运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生计资本对养老风险的影响。

经过实证研究，分析得到农村居民自身健康状况、儿子数量、受教育程度、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储蓄金额、年均收入、商业保险、耕地面积、住房面积以及交通类固定资产对养老方式的选择产生显著影响；自身健康状况、儿女看望频率、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年均收入、耕地面积、交通类固定资产对养老风险产生显著影响。基于调研数据和实证分析结果，为实现农村居民养老的可持续，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完善农村地区的养老方式；二是提高农户生计资本的规模。

关键词：农村居民；生计资本；养老方式；养老风险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we are facing more and more pressure on old age, especially the problem of old age in rural area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term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the proportion of elderly population in rural areas is higher than that in urban areas; in terms of family structure,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rural residents transferring labor force, the family structure is shrinking and the proportion of elderly people left behind is increasing. In this context, rural residents' choice of retirement mode and perception of retirement risk are more based on household livelihood capital. This paper quantifies the influence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retirement mode and retirement risk through empirical data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tirement.

This paper selects Pu-ding County, An-shun City, Guizhou Province as the survey area. Using the mean estimation sampling and random sampling methods, field research was completed and sample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283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area. Firs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es of the questionnaire data were conducted by SPSS25 software; second,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total sample of 276 rural residents' livelihood assets, retirement patterns and retirement risks were analyzed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sidents' livelihood assets, retirement patterns and retirement risks were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d; third,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divided into five dimensions: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financial capital, natural capital and physical capital. Finally, the impa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rural residents' pension mode and the impa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pension risk are analyzed empirically using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d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pectively.

After the empirical study, the analysis obtained that rural residents' own health status, number of sons, education level, self-assessed household economic status, amount of savings, average annual income, commercial insurance, arable land area, housing area, and transportation-type fixed assets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hoice of retirement mode; their own health status, frequency of visits by sons and daughters, self-assessed household economic status, average annual income, arable land area, and the health status, frequency of visits by children, self-assessed household economic status, average annual income, arable land area, and

transportation asset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risk of retirem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data and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achieve sustainable old-age care for rural residents: first, to improve the old-age care mode in rural areas; second, to increase the size of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Keywords: rural residents; livelihood capital; retirement style; retirement risk

目 录

1 引言	3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3
1.1.1 问题提出	3
1.1.2 研究的意义	4
1.2 研究综述	5
1.2.1 生计资本的相关研究	5
1.2.2 养老方式的相关研究	6
1.2.3 养老风险的相关研究	7
1.2.4 生计资本对养老问题的相关研究	8
1.2.5 研究评述	9
1.3 研究设计	10
1.3.1 研究内容	10
1.3.2 研究方法	10
1.3.3 研究技术路线	12
1.4 可能创新之处与不足	13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13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13
1.5 调研设计与数据来源	13
1.5.1 样本选取	13
1.5.2 问卷设计	14
1.5.3 数据来源	14
1.5.4 样本概况	14
1.5.5 样本数据信度检验	16
1.5.6 样本数据效度检验	16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17
2.1 相关概念界定	17
2.1.1 生计资本的概念界定	17
2.1.2 养老方式的概念界定	18
2.1.3 养老风险的概念界定	19
2.2 理论基础	19
2.2.1 生命周期理论	19
2.2.2 可持续生计理论	20
2.2.3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22
2.2.4 风险感知理论	22

3 研究地区概况与养老现状	24
3.1 研究地区概况.....	24
3.1.1 研究地区基本情况.....	24
3.1.2 研究地区人口状况.....	24
3.1.3 研究地区养老服务发展举措.....	26
3.2 农村居民的生计资本现状分析	26
3.2.1 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26
3.2.2 社会资本现状分析	27
3.2.3 金融资本现状分析	28
3.2.4 物质资本现状分析	29
3.2.5 自然资本现状分析	31
3.3 农村养老方式现状分析.....	32
3.4 农村养老风险现状分析.....	33
4 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36
4.1 影响机理与研究假说.....	36
4.1.1 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机理	36
4.1.2 研究假设提出	37
4.2 变量的选择.....	38
4.2.1 生计资本变量的选取及赋值.....	38
4.2.2 养老方式的选择及赋值.....	39
4.2.3 控制变量的选择及赋值.....	39
4.3 实证分析.....	39
4.3.1 相关性检验.....	39
4.3.2 模型的选择.....	40
4.3.3 多重共线性诊断.....	41
4.3.4 回归结果及分析.....	41
5 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风险的影响研究	45
5.1 影响机理与研究假说.....	45
5.1.1 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风险的影响机理	45
5.1.2 研究假说提出	46
5.2 变量的选择.....	46
5.2.1 生计资本变量的选取及赋值.....	47
5.2.2 养老风险的选择及赋值.....	48
5.2.3 控制变量的选择及赋值.....	48
5.3 实证分析.....	48
5.3.1 相关性检验.....	48
5.3.2 模型的选择.....	49
5.3.3 多重共线性诊断.....	49

5.3.4 平行性检验.....	50
5.3.5 回归结果及分析.....	51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53
6.1 研究结论.....	53
6.1.1 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方式选择具有多重影响	53
6.1.2 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风险具有显著影响	54
6.2 启示.....	55
6.2.1 家庭层面:提高农户生计资本的规模	55
6.2.2 国家层面:完善农村地区的养老水平	57
参考文献.....	59

1引言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1.1.1 问题提出

截至 2021 年末，我国人口 14.13 亿，人口自然增长率 0.34‰，65 岁以上人口 20056 万，占总人口 14.2%，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①，其中，从 2010 年到 2020 年，60 岁以上人群比例分别增长 5.44% 和 4.63%^②，并且根据 2021 国家统计局公布国民经济统计，中国人口出生率已连续两年低于 1%。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会受出生率的下降的影响而愈加严峻。在年龄分布当中，60 岁农村老人比重为 23.81%，比城镇分别高出 7.99 百分点；65 岁以上老人比重为 17.72%，比城市高 6.61 百分点^③。此外，45 到 59 岁之间的中年人约占全国人口比重为 23.63%，考虑养老问题具有滞后性，将来会成为未来老龄化高峰的主要力量，应该提前关注讨论，防止恐怕措手不及。据预测，到 2028 年，我国农村老年人比例将达 30%，远超城镇 11%，提前步入高龄化（李蕊，2022）。因此，从人口规模以及年龄分布的角度来看，老龄化程度仍将进一步加剧，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必然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挑战，而解决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中央对于农村的养老问题持续关注。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明确提出了要提高农村的养老服务水平，农村养老问题成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2018 年—2022 年中央连续五年一号文件都提出完善农村养老。2018 年一号文件提出，“健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构建多层次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2019 年一号文件提出，“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标准正常调整机制”；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强化农村社会保障、健全老年关怀服务、发展农村互助型养老、建立日间照护中心、改善残疾、重度残疾人的照顾”；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统，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提高县级养老院的残疾护理能力，提高乡镇养老院的集中供养水平，在有条件的农村实行日间照料、老年食堂等”。

与城市相比，农村人口面对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和养老环境更加窘迫。第一，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深，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打工、生活，导致农村出现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的状况逐年增多，农村养儿不能防老的情况也随

①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21》

② 国家统计局，《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

③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报告 2021》发布：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提高，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

之增加。第二，农民的资金来源比较单一，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根据 2021 年的数据，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8931 元，比城镇居民 47412 元的水平要低得多，说明农民在获得养老资源方面处于劣势^①。第三，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保障水平也不高。农村老人虽然享有居民养老保险，但其缴费基数远小于城镇的水平，更多地起到的是“兜底”作用。另外，部分农民由于自身教育水平较低，对国家的养老政策知之甚少，并未参加农村社会保险，养老金也就无法得到。第四，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子女数量减少，子女养老压力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第五，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缓慢，市场和社会主体参与程度都较低，发挥服务作用也比较有限，仅有能力为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养老服务。农村养老机构存在养老设施不完善、养老机构的数量相对较少，医疗护理人员专业素质低等问题。

为此，本研究以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为例，对当地农村开展实地调研，探索和研究当地农户资本对养老方式选择和养老风险影响，为解决农村地区的养老存在的问题提供一定的对策建议。

1.1.2 研究的意义

(1) 理论意义。从农户生计资本的视角探究影响农村居民养老方式选择及养老风险的因素，对于我国应对当今的老龄化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依据可持续性生计框架构建了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五大资本，在此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对农村居民调研的实际情况，对生计资本指标进一步细分。同时，了解农村居民对养老方式选择的意愿以及对养老风险的感知程度。然后，探讨农户生计资本与养老问题的作用机理。最后，比较不同生计资本下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差异以及养老风险感知程度的不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既创新了对农村养老方式和养老风险的研究视角，也有助于完善可持续生计的理论，促进社会保障理论体系完善和发展。

(2) 实践意义。在我国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老龄化程度逐年加重的现实背景下，解决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成为应对我国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工作。通过实地研究，深入了解农村居民目前的生计资本状况、农村居民的养老意愿以及所担忧的养老风险，综合分析各类生计资本对农户养老方式和养老风险的影响。一是有助于国家根据农民养老意愿制定相关的政策，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居民，以提高其晚年生活的质量，减少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也解除子女的后顾之忧，使其更安心地投入到本职工作中。二是对社会来说，为缓解农村养老问题提供参考，有利于构建和谐家庭，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2 研究综述

1.2.1 生计资本的相关研究

学术界关于生计资本的概念研究,是源于单靠一种资本不会产生人们追求的多样化生计结果,所以生计资本是力求准确反映被研究对象的能力。英国国际发展部 DFID (1999) 认为生计资本包括五大类: 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生计资本是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的关键要素,它决定着农户其抵御风险的程度,是人们开展生计活动的基石并为农户提供生存保障(邹芳芳,陈少镪等 2022; 伍艳, 2015)。

生计资本对农户行为的影响。一是在土地利用有关方面。人力资本的兼业水平和土地利用效率和表现出一个倒“U”形的关系,适度的非农兼业可以促进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兼业过多则降低了土地利用率(梁流涛, 2013)。生计资本对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具有约束和调节的作用,经营技能和非农就业能力是农户参与的关键要素(张朝辉, 2019); 江帆, 李兰英等(2022)提出农户的林地流转意愿也有显著的影响,物质资本水平对农户林地流动意愿具有促进作用,而社会资本越丰富则对农民的林地流动具有抑制。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方面。首先,金融资本的缺乏或不足是农民外出务工的主要原因,并且农村居民获得更高收入提高家庭金融资本的主要途径主要是通过外出务工;其次,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外出务工具有间接作用(聂飞, 2017)。房屋等物质资本对女性流动人口的都市发展意向有明显的影响,而对男性农村劳动力的都市发展意向则无明显影响(龚冬生, 2019)。三是生计资本对农户秸秆资源化的利用(施雨, 2022)、农村家庭创业(王杰等, 2022)、草原畜牧兼业化(蒋振, 2021)、土地改良技术(Belay M, 2013)、农户借贷行为(Ghate P, 1992)等多个行为均有影响。

影响农户生计资本的因素。一是农户生计资本受所在地区影响。不同地区的工业化程度、与城镇中心的距离、城镇化率以及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生计资本的关系密切(任国平, 2016)。二是生计资本受政府的政策影响。政府的政策影响农民的行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资本总额比搬迁前有显著提高,除了自然资本比搬迁前有显著下降外,其他资本均比搬迁前有显著提高(刺美香, 侯凯等, 2020)另外参与政府主导的旅游发展的农户,生计资本差异逐步减小,生计资本总量结构趋于合理,而非参农家庭生计资本数值的变动影响较小(唐茜茜, 2022)。三是劳动力转移就业。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层次越高、时间越长,对家庭整体生计资本的影响也就越大(苏芳, 2016)。四是受土地流转影响。农村土地通过置换、有偿退出、转让、租赁等方式使农民的生计资本总量得到了显著提高,这有益于农民生计资本的积累,改善农户生产生活居住条件和环境(吴郁玲, 2021)。此外,农户生计资本通常受到地理、自然资源、气候、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等因素

的影响（郭秀丽，2017；刘璐璐，2020）。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相互影响（赵雷，2020）。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基础，生计资本的不同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关键因素。张芳芳（2015）生计策略最初选择对自然环境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自然环境为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提供了物质基础；王建军（2012）不同土地规模农户在劳动力配置、种植模式选择和生产技术采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赵微（2019）当土地经营规模越大时，农户生计策略越偏向于纯农化；生计策略还会受到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等外生性因素影响（王梦晗，2022）。生计资本配置的可行性能力越强，生计策略选择弹性愈大（何仁伟，2017）。

1.2.2 养老方式的相关研究

关于养老方式之间的比较。从中国农村养老模式来看，目前我国养老模式主要有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个人养老三种方式（穆光宗，2009）。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家庭养老与自我养老在疾病预防、健康咨询、康复服务等方面已无法适应老年人的需要，因而养老方式也在不断更新，逐步形成了机构养老、社区养老、互助养老等多种养老模式（贺坤，2020）。一自我养老在养老体系中发挥的是主体性作用，家庭养老发挥的就是基础性作用，社会养老发挥的则是支撑性作用（穆光宗，2022）；相对于家庭和社会养老而言，自我养老对幸福感的影响最大（高凯，2022）。二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相比，更能发挥其规模效应，为老年人提供更为专业的日常照料和护理（范庆梅，2021），但也有学者认为机构养老的老年人比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更易出现孤独感（徐彩霞，2021）。三社区养老服务应以市场为导向，相对于机构养老方式相比较，农村地区的养老资源相对来说更为薄弱，更加需要重视基础的夯实（严志兰，2021）。四互助养老在满足养老的基本需求同时，与家庭养老服务方式形成互助效应，弥补家庭养老能力的不足（贺雪峰，2022）。与机构养老服务方式相比较，互助养老是一种低成本、高质量的养老模式并克服机构养老的风险责任承担的矛盾，但不能把农村人的养老方式寄托在互助养老上，互助养老应看作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一种补充（刘超，2020；朱慧勤 2020）。

影响养老方式选择因素。一是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养老制度受到“养儿防老”等数千年来的“孝”文化的冲击，一些老人甚至反感到养老机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老人觉得住在养老机构让人觉得儿女违背孝德传统（班晓娜，2017）。家庭养老与互助养老模式与“孝”文化息息相关，家庭养老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养老方式，而互助养老的来源也受到农村社会的互助理念的影响，互助养老的方式提高了养老资源的整合能力，但是传统的观念中勤俭持家等的观念对老年人的养老服务的需求也有一点负面影响（朱文佩，2022；刘晓梅，2020；杨虹，

2021）。二是从家庭和个人的角度分析。从家庭来说，子女在养老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是老年人最重要生活和感情寄托，而情感安慰是老人的养老需要中重要内容，所以有子女照顾的老人往往会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宋凤轩（2021）研究结果表明子女数量变化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有一定的影响，子女人数增多的情况下，农村老人更倾向于家庭养老，而在子女数量较少的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社会养老。拥有独生子女的老年人预期会入住养老机构的概率远高于拥有2孩及以上的老年人（伍海霞，2022）。就个体而言，选择家庭养老或者社区养老会受到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居住方式等因素影响（Albert•Hermalln，2005）。三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随着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子女数量逐渐减少，子女长大成人后大多不在父母身边，两代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导致家庭规模缩小，削弱了家庭养老功能，使得养老负担加重（Allen Walker，2000；杜鹏，2004；睢党臣，2020）。

农村养老方式存在的问题。一是从家庭养老方式的角度。随着城镇化程度不断加深，农村青年劳动力选择进城打工，导致农村老年人不但无法在生活和情感上得到子女的照料，反而需要老人承担照顾留守儿童重任，加重了老年人生活的压力（单奕，2017）。二是从自我养老的角度。养老资金来源成为关键问题，由于农村居民的养老金水平较低，而农业收入作为农户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一旦他们的身体条件不能再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收入将会大大减少，也将无力满足他们的养老需要（班晓娜，2017）。三是从机构养老的角度。中国农村地区养老设施相对滞后，农村养老服务起步晚，基础设施薄弱，受制于资金、物力、人力等方面的原因，尽管建成了养老服务站，但由于社会力量参与力度不够以及政府管理不成熟，导致农村养老机构没有满足老年居民最基本的需要（胡晓鹏2020；杜文娟2021）。四是从互助养老的角度。于长永（2019）发现农村老人对互助养老集体共识弱、积极性差、参与度低，认为互助养老是伺候人的活，脏、累、风险大、责任重且集体不可靠，不给报酬并且还要缴费。齐鹏（2022）在市场的趋利性与小农意识的结合的背景下，农户的心理和价值有了“为我而非为他”的养老观念。

1.2.3 养老风险的相关研究

养老风险的区分。通过已有的研究发现，目前对养老风险的界定也存在着不同的标准，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研究。邓大松（2008）认为中国的养老风险应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进行，可划分为国家承担的宏观风险、由企业和保险机构承担的中观风险和由家庭和个人承担的微观风险。刘燕（2016）认为按照养老风险的载体进行划分，可以将养老风险分为制度风险、财政风险、责任风险和信用风险三种类型。穆光宗（2018）将养老风险划分为外生性养老风险（主要表现

为：缺乏家庭的资助和缺乏社会救助）和内生性养老风险（老年人失能后的自我照顾、劳动能力和自理能力下降）。

养老风险的特点。养老风险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可预测性、社会性等特点。一是客观性和必然性。养老风险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生老病死并不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它是一种客观的自然法则，不管你有没有觉察到，它都是真实存在的，而非偶然或随机性的（余梅玲，2014）。二是可预测性。个体的老化是无法进行精确预测，但根据过去时期的人口预期寿命、经济、科技、医疗水平、财政收支变化趋势、物价变化趋势等数据，可以估计出今后的养老金收支状况（余梅玲，2014）。三是社会性。养老风险与社会体制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不同的社会制度会导致养老风险的构成和规模（邓大松，2008）。

影响养老风险的因素。一是从收入水平的角度。农村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所得收入愈少且其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其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经营收入，而通过国家的退休金、救济补助等制度保障所得的收入甚微（薛庆天，2015）。此外，独生子女家庭相比两个子女及以上的家庭经济收入总量有限，经济支持能力存在弱化的风险（徐俊，2012）。二是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首次，由于养老金制度覆盖面不完善、社会服务不健全等方面原因，导致劳动力转移对养老问题产生负面影响（Milko Matijasic，2014）。其次，劳动力转移造成与父母长期不在一起而造成家庭照料和情感上的支持不足，是造成老人身体状况恶化的重要因素（舒玢玢，2017）。最后，刘成斌（2018）研究指出劳动力转移人员，由于工作地点和父母的距离较远且交通和时间成本等原因，通过经济补偿等方式来实现子女尽孝的义务，但难以满足对父母的日常照顾。三是从孝道文化的角度。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孝道文化的衰落导致家庭和社会对后代养老责任的约束性越来越小，一些家庭认为老年人不能继续劳动，不能为家庭带来收入，没有储蓄而被家庭成员视为负担，并把养老服务的任务寄希望于政府为主体的社会养老（朱欠欠，2019；袁梦，2022）。四是从养老资源的角度。社区环境、社区交通、干群关系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养老风险具有一定影响（熊卫，2019）。

1.2.4 生计资本对养老问题的相关研究

从生计资本的角度看“三农”问题，很少有人关注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农村居民生计资本不足是造成其养老风险的重要因素。农村老年人所拥有生计资本对其养老风险意识和生活幸福指数都具有较大的影响，但也不一定并不意味着拥有生计资本越丰富，其养老风险就越小（许汉石，2010；李树苗，2017）。赵锋（2015）研究发现在农户人力生命质量关键资本中，子女数量会导致生计资本较大差异，当子女数量越多时，农户养老风险意识越强。穆光宗（2022）人力资本中自身健康状况对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和生命质量至关重要。余泽梁（2018）

通过实证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村居民养老风险存在多重影响，认为随着耕地数量、住房面积、储蓄金额的增加，农户养老风险随之降低。

1.2.5 研究评述

通过已有的文献中可以看出，许多学者针对生计资本、养老方式以及养老风险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研究，并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就。生计资本的研究主要包括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在不同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的差异对生计策略选择影响，比如土地流转、易地扶贫搬迁、脱贫农户等背景下；二是通过研究区域内的农村居民之间的生计资本差异，对农户参与某活动意愿、行为的影响，比如对参与土地流转意愿、参与扶贫产业、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等。但是，通过农户生计资本的视角对我国农村养老问题进行的探讨却相对较少。

关于对养老方式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养老方式的选择。农村中家庭养老方式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但随着城镇化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逐渐加深，其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农村居民对于养老方式的选择将逐渐改变，这也是现实的必然要求。二是影响养老方式选择的因素。通常会受到因为经济条件、身体状况、家庭情况等不同程度影响，并且不同农村养老群体的养老需求也会不同，多元化的养老方式可以更充分满足老年人需求，提高生活质量。三是对养老方式的研究也有一些分歧。一方面，养老方式的概念界定不明确，以往的研究中往往与“养老模式”、“养老策略”等词语有着相似的含义，混淆不清。另一方面，养老方式的划分没有统一的标准，可能是因为我国各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老年人口面临的各方面养老条件存在不同。

关于养老风险的研究。一是农村养老风险的研究样本范围较小，有一定的局限性，一般限定在如失地农户、独生子女家庭、劳动力转移家庭，不能整体反映农村养老的风险。二是养老风险类别进行的研究较多，但是对风险程度的研究较少。三是老年人的养老风险作为客观存在，从实证角度进行探讨的较少，更多是通过理论角度对养老风险进行成因分析以及应对风险进行的分析。四是对于城镇化的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削弱的应对研究较少。

综上所述，本论文以贵州省普定县为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方式选择及养老风险的影响，并根据我国老龄化程度和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现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完善农村养老的方式、规避养老风险和加强农村居民养老保障，从而不断完善我国农村居民的老年生活，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1.3 研究设计

1.3.1 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阅读国内外关于生计资本、养老方式、养老风险等相关文献，并整理相应的文献综述以及对文献简要评述。同时，对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进行了阐述，并根据研究文献并结合实地状况完成调研设计与样本的信效度检验等。第二部分是对研究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并从中选择使用合适研究方法和理论依据，包括生计资本、养老方式和养老风险的概念和风险感知理论、可持续分析理论等。第三部分为研究地区概况和养老现状分析，了解拟选择研究区域的基本背景情况，掌握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的人口状况、养老服务发展举措，并使用 SPSS25 软件完成农村居民生计资本、养老方式以及养老风险描述性统计分析。第四部分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首先，提出农户生计资本与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机理，并提出研究假设。其次，根据研究文献并结合实地状况进行变量筛选。最后，模型构建并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我国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并对得出的具体结果作出解释。第五部分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风险的影响。首先，提出农户生计资本与养老风险的影响机理，并提出研究假设。其次，根据研究文献并结合实地状况进行变量筛选。最后，模型构建并采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我国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风险的影响，并对得出的具体结果作出解释。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和启示，对本文的研究结果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并就如何保障农村居民的养老提出了一些建议。

1.3.2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

本研究首先从中国知网、维普、书籍等全面搜集关于国内外生计资本和农村养老的相关论文，并在此基础上筛选整理，从而能够尽可能掌握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然后，通过从相关统计局、官方文件等了解养老服务的相关数据、政策以及发展情况，并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分析。进而总结概括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和重要思想，分析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方式选择与养老风险的作用机理，为本研究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

(2) 问卷调查法

选取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农村地区作为调查样本，对农户生计资本、养老方式选择以及养老风险感知等方面进行问卷调查并做好数据统计。首先，依据调查原则，建立调查问卷的基本框架，展开预调研后对其中条目进行调整并产生正式问卷；其次，采取均值估计抽样和随机抽样的方法得到样本，并由导师带队与同

学们组成了一支调查小组，在暑假期间对普定县辖区内农村居民进行一对一当面访问并填写调查问卷；最后，将问卷结果录入软件进行初步整理。

(3) 计量分析法

定性的研究就是从性质、特征、形式等方面进行抽象的理论思考，定量的方法是对事物的具体的定量的分析。本文在进行研究时，通过定性分析把研究内容所涉及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并从中选择使用合适研究方法和理论依据，包括生计资本、养老方式和养老风险的概念以及风险感知理论、可持续分析理论等；通过运用 Logistic 模型实证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方式选择及养老风险的影响，并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4) 比较分析法

在本文中，比较分析法用于比较分析不同生计资本的差异对农户选择养老方式的影响以及分析不同生计资本的差异下，农户的养老风险程度感知的不同。

1.3.3 研究技术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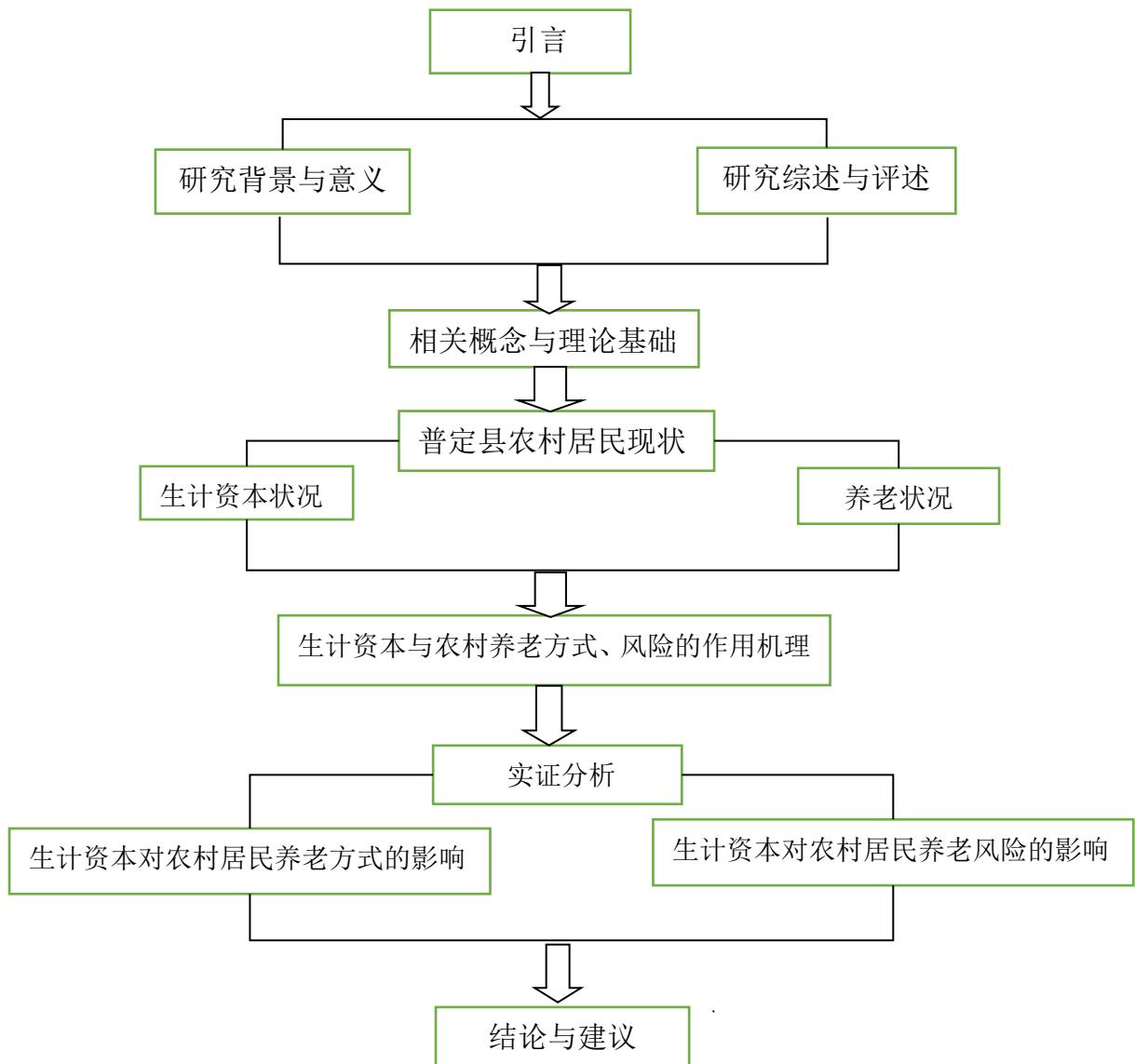


图 1.1 研究技术路线图

1.4 可能创新之处与不足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研究视角的可能创新之处。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一方面，以往关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大多用于农村面临生计脆弱性和风险性的群体研究，而将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运用到农户养老问题的很少。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大多是基于个体因素对养老风险分析，缺乏家庭视角下对养老风险的整体性分析。本文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农户养老方式及农户养老风险的影响，既拓宽了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思路，又丰富了可持续生计分析理论，对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研究对象的可能创新之处。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一方面，在研究区域上，既有文献可发现研究样本较大范围的省市进行调研，本研究针对西南地区小城市的农村，尤其是普定县这样小县城的专门研究较少；另一方面，对农村养老问题的研究调研对象一般为 60 岁以上的老人，本研究考虑到养老问题具有滞后性的特点，将 45 到 59 岁的中年人也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丰富不同区域和不同年龄阶段农户养老方式和养老风险研究的样本。

研究方法的可能创新之处。通过实地问卷调查、访谈的方法获得调研资料，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理论上分析农户生计资本对农户养老方式与养老风险的作用机理，而且运用 Logistic 模型实证生计资本对农户养老方式和养老风险的影响，增强了研究的可信性。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本文调研数据是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法所得，未对普定县所有区域的老年人进行调查，仅对具有代表性区域的农村老年人进行了调查，并且问卷发放数量有限，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研究结果。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应克服这些不足，尽量扩大研究对象的数量和分布范围。

1.5 调研设计与数据来源

1.5.1 样本选取

本文以安顺市普定县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考虑到养老问题具有滞后性以及 45 岁到 59 岁的中老年人已经开始考虑养老问题，在本次调查对象的选择上，将生活在普定县农村区域的 45 岁至 59 岁以及 60 岁以上老人一并纳入调查范围。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首先采取均值估计的抽样方法选择乡镇样本；然后在抽好的乡镇样本中随机抽取村庄样本；最后在所抽取的村庄中选择合适的调研对象进行随机调研问卷。具体操作为：第一步，根据各乡镇（街道）农村人

口数量在普定县的排名情况，选取处于中间排名的白岩镇；根据乡镇（街道）农村老龄化程度在普定县的排名情况，选取处于中间排名的穿洞街道。第二步，再从 2 个抽样点中随机选取 4 个调查村庄。第三步，在 4 个样本村庄中简单随机抽样，并最终完成共计 283 份样本抽样。

1.5.2 问卷设计

为进一步研究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方式选择及养老风险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资料阅读，将本次调查问卷共分为基本情况、生计资本、养老情况等三大部分，共计 31 个问题。第一部分为老人自身以及所在村庄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村的交通状况、村经济状况以及与养老机构的距离等 6 个问题。第二部分为调查对象的生计资本情况，分为五个模块。第一模块为人力资本，包括自身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儿子数量、女儿数量、儿女看望频率以及有无外出等 6 个问题；第二模块为社会资本，主要了解被调查对象与亲朋好友的关系、家庭是否有担任村干部情况、以及人情往来支出等 4 个问题；第三模块为金融资本，包括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储蓄情况、收入和负债状况、保险购买状况等 5 个问题；第四模块为自然资本，包括耕地面积、林地面积、耕地质量等 3 个问题；第五模块为物质资本，包括住房面积、房屋结构、家庭交通工具、家庭电器等 4 个问题。第三部分为调查对象对养老风险的感知，包括是否担心养老问题、对于养老最担心什么、倾向哪种养老方式等 3 个问题。

1.5.3 数据来源

依据调研设计在 2022 年 7 月至 8 月期间，通过本人及其同学逐步完成调研区域的实地问卷访谈和数据收集工作，然后对问卷数据进行录入和整理。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298 份，收回问卷 283 份，又基于农村中老年群体为主体的需要和数据质量要求，对于不合法年龄要求等无效问卷 9 份，最终形成有效问卷 276 份，整体问卷有效率为 92.62%。

1.5.4 样本概况

本人及研究小组在调研过程发现，由于受当地客观条件的影响以及宣传不足等原因，当地农村居民没有对社区养老和互助养老的方式进行选择。另外，有部分农户认为可以自己养老，但等到自己老得不能动的时候再由子女照顾，本人认为这还是家庭养老的方式。

表 1.1 被调查对象个体的基本情况

项目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项目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83	66.3		45 岁-49 岁	54	19.6
	女	93	33.7		50 岁-55 岁	40	14.5
婚姻	已婚	266	96.4	年龄	56 岁-60 岁	40	14.5
	非在婚	10	3.6		61 岁-65 岁	51	18.5
						65 岁以上	91
							33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根据表 1.1 可以看出，在本次调研中 276 位农村居民，其中 183 名为男性，占其比重 66.3%；其中女性 93 人，占其比重 33.7%，性别分布男性偏多。在年龄一栏中，按照 5 年一组标准划分，45 到 49 岁的人数为 54 位，其比重为 19.6%；50 到 55 岁的人数为 40 位，其比重为 14.5%；在 56 到 60 岁的人数为 40 人，其比重为 14.5%；61 到 65 岁的人数为 51 位，其比重为 18.5%；65 岁及以上的人数为 91 位，其比重为 33%。在婚姻状况一栏，已婚农户占比 96.4%，非在婚农户占比 3.6%。

本次调研中 276 位农村居民对所在村庄的经济以及交通状况作出评价。大多数人认为本村经济状况一般。根据表 1.2 可知，农户认为村经济发展一般的占比为 47.1%，认为非常不富裕的占比为 1.8%，认为不富裕的占比为 15.6%，认为比较富裕的占比为 32.6%，认为非常富裕的占比为 2.9%。在对村庄的交通情况进行评估时，多数人都认为村庄的交通条件较为便利，比较方便的占比为 56.5%，认为很不方便的占比为 1.4%，认为不方便的占比为 4.3%，认为一般的占比为 16.3%，认为非常方便的占比为 21.4%

表 1.2 村内状况基本评价

项目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本村经济状况	很不富裕	5	1.8
	不富裕	43	15.6
	一般	130	47.1
	比较富裕	90	32.6
	非常富裕	8	2.9
	很不方便	4	1.4
村内交通状况评价	不方便	12	4.3
	一般	45	16.3
	比较方便	156	56.5
	非常方便	59	21.4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1.5.5 样本数据信度检验

信度是对调研数据的真实性进行检验,考察调研问卷是否有效无误地将调查对象的特点显现。在本次检验中采用 SPSS 25 软件来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并通过克隆巴赫中 Alpha 系数大小对信度进行确认,Alpha 系数的取值在 0 到 1 之间,数值越大则证明调研问卷的信度越高。Alpha 值对问卷信度的划定标准是 $\text{Alpha} < 0.6$ 问卷信度差,不可接受; 0.6 到 0.7 问卷信度不高,但可接受; 0.7 到 0.8 问卷信度合格,可用于实证; 0.8 到 1.0 问卷信度很好,内部一致性高。为确定本次调研数据的真实性,对 276 样本进行检查,分析结果如下表:

表 1.3 可靠性统计

克隆巴赫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0.705	0.724	24

数据来源: 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1.5.6 样本数据效度检验

效度检验是对调研数据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检验。在本次研究中主要通过 SPSS 25 软件采取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来对量表的效度进行测试。KMO 测验的结果大于 0.7, 表示该量表的资料有良好的效度。当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显著度小于 0.05, 则表明可达到显著水平, 效度分析结果如下表:

表 1.4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772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447.917
	自由度	276
	显著性	0

数据来源: 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生计资本的概念界定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生计”的含义是一种谋生的方式，另一种解释为专指生活状况。相应地参照英文牛津词典，对“生计”的定义是赚钱谋生的手段。Chambers R 和 Conway G (1992) 认为生计是一种基于能力、资本和能力的谋生方式，只有能够应对压力且不损害自然资源基础的情况下，这种生计才是可持续的。

生计资本是指农户所拥有的资源、能力等的集合，用以提高和改善生计状况和生活水平，相对于“工作”、“收入”和“职业”等概念而言内涵更加丰富和外延，对农户生存状态描述得更加全面与具体，更全面体现出农户生存状态的复杂（苏芳，2009）。Scoones (1998) 为了方便实证研究，把生计资本划分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四类。随后，DFID (1999) 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进一步细化，将金融资本又区分为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生计资本的构成有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五大类。DFID 的划分生计资本是应用最广泛的生计框架，本文中所提及的农户生计资本也是采用 DFID 的划分，现将其生计资本的组成要素作如下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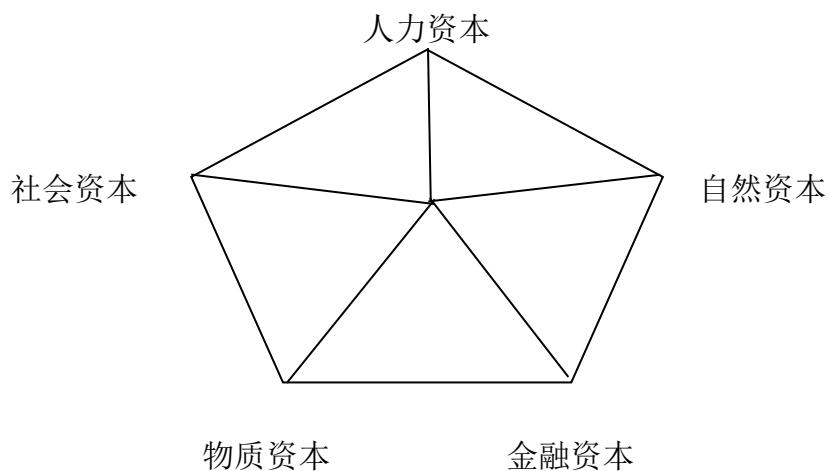


图 2.1 生计资本构成图

(1) 自然资本。通常是指为了维持农户生计所需要，获得来自自然馈赠的有形和无形资源，通常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

(2) 物质资本。通常指为了改善农户的生活和生产水平，由人类自己生产制

造或者购买的有形资产，通常包括家庭生产装备、生活家电和房屋建筑物等。

(3) 金融资本。通常是指人们为达到生计目标所需要的金钱积累，通常包括农户家庭的借入与借出金额、储蓄存款、收入支出情况等。

(4) 人力资本。通常是指农户为生计所需要具备的综合素质，一般有年龄、身体的健康程度、知识水平和拥有的专业技术等。

(5) 社会资本。通常是指农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主要体现在农户与个人、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且这些关系有助于自身获得资源和创造价值，一般包括邻里关系、家属中村干部数量、村内发展情况等。

2.1.2 养老方式的概念界定

目前，关于养老方式的研究有不同的概念或定义，例如“养老策略”、“养老模式”和“养老方式”等，但这些名词主要表达的意思都是为解决居民养老中的经济支持、居住方式、日常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等方面问题，以满足老年人需求的一种具体措施和方法。对于养老方式区分，主要从经济来源、生活照顾、医疗保健以及情感支持等三个方面加以判断。一般有如下几种养老方式（表 2.1）。

表 2.1 养老方式概念

养老方式	概念界定	参考文献
自我养老	通常是指依靠自己的存款积蓄、继续务农或者打零工挣点钱等方式，满足自己各方面需求。	
家庭养老	我们熟悉的老人居住在家，以亲属关系的家庭成员提供经济支持和日常生活照顾的方式来维持老年生活。	
社会养老	已有的文献关于社会养老的定义并未做出明确的概念主要包括两种。一部分学者认为主要存在于发达地区三无老人等群体，养老供给资金主要来源政府或者社会组织，非家庭关系的社会成员或组织进行照料，居住方式可能在家庭也可能在养老机构。	(李海鹏，2019；马姗伊，2021)
机构养老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养老主要是指中老年人以退休金、社会养老保险以及商业养老保险等资金来源为基础进行养老的方式。	(李成友，2020)
社区养老	指个人自费入住公立或私立养老院、福利院和敬老院，享受日常生活照料、健康服务以及文化娱乐的综合性服务。	(王晓洁，2021)
互助养老	本质上是一种“家庭生活加社会服务”的模式，是指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载体，在家人照顾的同时，发挥政府、社区、家庭和个人多方面的力量，为老年人就近集中提供日常照料、医疗保健等服务来实现养老目标	(刘晓梅，2022)
	指在农村的中老年人不再只是养老的受助者，还是养老服务的参与者，基于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老人间相互扶持和日常慰问，以促成互助互惠的养老方式	(高凯，2022)

2.1.3 养老风险的概念界定

风险，是指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中，由于不确定的原因而导致可能会产生危险的可能性。生老病死是人类的生命规律，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养老风险既是众多危险之一，也是所有人都必须面临的一种风险。

养老风险，一般是指人到了老年，由于缺少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可能面临养老上的不确定性因素。Bodie Z. (2009) 提出养老风险是由于社会保障不能满足老年人实际需求，造成老年人晚年生活隐患的风险。李树茁 (2022) 提出要了解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必须从养老的内容和风险的本质两个层面来认识。在内容上，主要是指基本的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而风险的本质内涵则包括风险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损失的不确定性。

关于养老风险的概念还未形成规范统一，本文以农村老年人养老的核心内容为划分依据，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经济保障风险，主要是因为农户本身收入低且来源单一，并且在对待资金贬值上，受制于自身的知识水平，加之理财观念比较单一，在晚年可能面临缺少资金状况的不确定性。二是日常生活照料风险，由于子女外出务工等原因，对老人提供照料的状况的不确定性。三是精神慰藉风险，指其生活自理能力尚存，但是由于无配偶且受教育程度较低，导致其存在精神或者心理上感到孤独无聊 (王朋岗, 2019)。四是医疗保健风险，指由于年老体衰，在面临生病的情况下，可能存在救治不及时或者救治效果不佳的可能性。

2.2 理论基础

2.2.1 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 Modigliani F (1954) 提出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强调整个生命过程的资产配置，认为个体面临的消费需求不仅取决于当前收入，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终身收入，人们会将终身收入水平与当下消费活动相联系，理性地规划他们的消费行为，并将收入合理地分配到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调节，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合理化安排。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对于个体而言，一生由青年、壮年、老年三个阶段组成，不同年龄阶段收入、支出以及生活目标都是不同的。一是个人处于青年阶段，属于就业初期，获得劳动收入相对较低，甚至无法覆盖自身消费水平，但随着工作经验与时间的积累，未来收入预计会上涨。二是个人处于壮年时期时，属于事业巅峰期，他们的收入要比消费水平高，所以他们会将这个时期收入的一部分储存起来，作为养老资源的积累，保障未来养老中的经济来源。三是当个人处于老年时期，属于非工作时期，往往支出大于收入，因而会选择利用年轻时的储蓄跟养老保险来满足养老和医疗等各方面的消费需求，但如果壮年时期没有足够的积

蓄，则老年人自身需要继续工作或他人的经济支持来维持生活。对于家庭而言，每个家庭都要经历开始、发展、衰退、消亡的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空巢”现象的存在将会对家庭生命周期带来了明显的改变，从而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如果老人同时在自身生理方面及劳动能力出现下降，那么老年人的生活极易陷入困难境地。

因此，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分析农村居民养老问题时，应当注意处于不同生命阶段，风险承受能力都会有一定区别，对养老行为和想法也会有一定的差距。

2.2.2 可持续生计理论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环境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 SL）的概念，主要是指个人或家庭在基于自己的能力、资产和活动条件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活动，此活动旨在既不破坏自然基础又能增加人们的收益改善生产生活状况。

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对影响农户生计的相关因素进行整理与分析的一种手段，但在具体运用时，必须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关于可持续生计进行的研究，在贫困问题方向上运用得较为广泛，但随着可持续生计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它的研究范围也开始涵盖社会、生态以及经济等诸多方面。

Scoones(1998) 是最早提出生计分析框架的，随后英国国际发展署（1999）也建立了可持续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s, SLF）模型，该框架可以被视为一种理解为通过分析人的异质性来研究引起的贫困的原因，并给予综合性解决方案的分析框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结构和过程的转化及脆弱性背景，这五个方面之间都存在互相影响，解释了生计构成的因素与因素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有关因素进行整理，帮助人们理解生计的复杂性（图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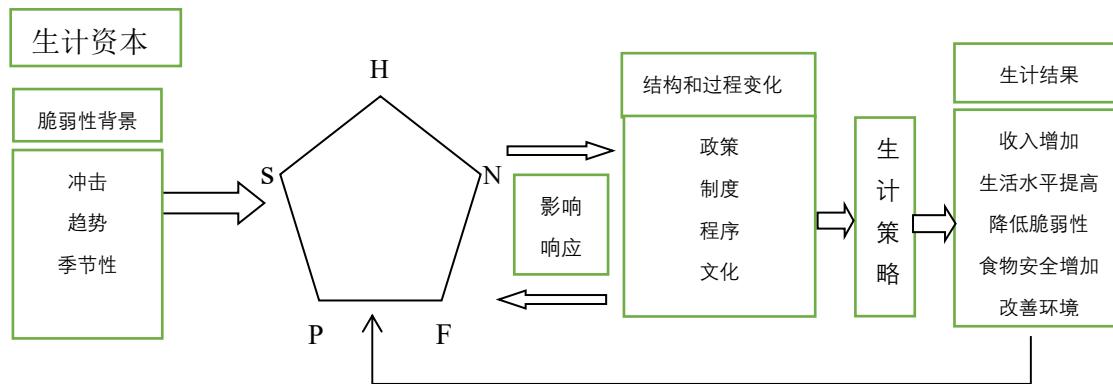


图 2.2 可持续生计框架

具体而言，脆弱性背景主要指农户生存的外部环境，主要有冲击、趋势和季节性三方面。冲击包括自然灾害（洪水、旱灾等）、经济打击（金融危机、汇率比例等）等天灾人祸。趋势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包括市场的变化、技术的升级和管理办法的改变等。季节性通常表现在产品价格、就业机会等方面。当农户应对外部环境的能力不足时，就从根本上影响农户生计和生计资本。生计资本是指农户面临外部风险时，可以用来抵御风险带来危害的能力，这种能力被划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五方面。生计资本是提高农户生计能力的重要保证，生计资本配置越丰富，生计策略的选择就越灵活。结构和过程的转化，是指农户生存在社会大环境所处的制度（如：土地制度、农村宅基地制度等）、政策（如农业补贴、养殖场建设补助等）、法律、文化等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积极地促进为农户提升其生计资本，也可能是消极的（如：政策设计不符合当地的实际等），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就会遇到阻碍。生计策略是为了达到某种预期的生活目标，在综合考虑弱性背景以及政策大环境的情况，根据生计资本做出对生产、投资和再生产等的选择方式。生计结果是生计策略的结果，不同的生计策略会带来不同的生计结果，农户谋求生计目的就是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生活水平。

关于可持续生计理论依据的原则。一是以人为本的原则。首先，农户放在首要位置，尊重他们的意见；其次，关注制定的政策与制度对农户的影响与作用；最后，要支持农户充分参与到发展研究中，从源头解决问题，通过共同努力来实现生计目标。二是可持续性的原则。一般包括环境的可持续、经济的可持续、社会的可持续，主要强调人们合理利用资源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会危害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三是动态性。随着时间、空间条件及社会政策的变化，可持续生计的各种要素处于不断变化中，需要理解农户生计的动态性基础上，及时认识到这种变化，以便合理地调整使其适应新的发展需要。

本研究将研究视角定位到家庭和个人，农户的生计资本是衡量其个人及家庭资源的主要方面，农户在进行养老风险感知与养老方式选择时也更多出于个人生计资本方面考虑。一方面，农户利用其不同的生计资本，感知其养老风险，从而形成其养老模式的选择；另一方面，农户也会根据自身养老方式选择和养老风险的感知来调整其生计资本。因此，为了满足其养老需求，政府和社会需要根据农户养老需求变化与养老风险的感知，对农村养老政策作出适当调整。

2.2.3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43）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是人行为的内在动因，并把人类的需求按照先后与重要程度划分成五个层次，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些需求相互依赖，层次递进，当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但当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并不会因为对高层次的需求而造成低层次需求的消失，但会使低层次需求对人的影响减弱。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可能同时存在多种需求，但是需求的强弱程度不同，对人的行为起关键作用的需求只有一种，激励着人追求不同的目标。

根据马斯洛的理论，老年人需求也可以划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一是生理需求。作为首先需要被满足的需求，主要是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的作用，主要包括三餐的供应、是否有足够四季衣物以及适宜居住环境，这些需要具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来保障。二是安全需求。财产安全以及自身安全是老年生活的重要保证。当他们上了年纪，他们的健康状况就会有所降低，所以身体健康状况成为安全需要中的首要关注对象。这就要求健全的医疗保障和良好的医疗服务，身体感到不适时，以便及时得到救治。三是情感需求。一方面，在生理和安全两个需要得到满足以后，老年人更加渴望亲情的陪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缺乏亲人陪伴的农村老人的数量日益增多，老人只有在情感上获得慰藉，精神有了寄托，他的晚年生活也会更加充实，否则他将会产生孤独感。因此，要特别关注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他们更有可能因为生活的寂寞而产生孤独。四是尊重需求。老年人有许多宝贵的工作和生活经验，这对于身边人而言是一笔财富，如果能够得到家人和社会的认可，这些就能够带来内心极大的满足感。五是自我实现需求。通常指老年人继续发挥一技之长，利用自身经验继续创造人生自我价值。

2.2.4 风险感知理论

学术界关于风险感知的理论研究很广泛，风险感知是风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风险感知又称风险认知，通常指人们对风险事物和风险特征的感受、认识和理解。Bauer（1960）在行为研究中引入风险感知的概念后，国内外学者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特点，提出了多种风险感知维度，但是在农村养老风险感知领域的应用却很少见。保罗·斯洛维克认为风险的概念是用来帮助理解和处理生活的危险和不确定性，风险不是独立于我们的头脑和文化之外等待被测量的客观之物，而是我们主观的，风险对于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组织甚至是不同区域的人而言所感受到的都是不同的（田鹏，2015）。

风险感知是指个人通过直观判断和主观感觉,感知来识别外部环境中的各种客观危险,而不仅仅局限于对信息的传递和交流。风险感知还必须对风险事件有足够的了解,不同主体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区域特征、养老观念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对于同一事件的感受也不同,由此产生不同主体的风险感知差异(Damien J.2007; 孟博, 2017; 钟涨宝, 2016)。Bauer (1960) 在研究领域中,特别强调感知风险的主观性,而不侧重于真实存在的客观风险,因为客观风险一直存在,只有在个体能够觉察到客观风险的情况下,才能在实际活动中加以预防和规避。参照风险感知地进行决策,更有利于形成富有针对性的建议与举措,有利于规避和应对风险。

在农村居民养老风险感知的过程,农村居民会对自己老年生活可能发生风险做出的综合感受和判断,进而会根据其养老风险感知做出相应决策,以防范养老风险。通过了解农村居民养老风险感知的现状水平和结构特征,分析影响养老风险的主要因素,准确把握农村居民的养老风险的发展态势奠定基础,希望可以为应对养老风险的政策提供支持(李树茁, 2022)。

3. 研究地区概况与养老现状

3.1 研究地区概况

3.1.1 研究地区基本情况

普定县隶属贵州省安顺市，位于贵州省中部偏西，距离安顺 28 公里，与贵阳 118 公里，东西 51.4 公里，南北 40 公里，面积 1092 平方公里，下辖 13 个镇（街），分别是定南街道、黄桶街道、穿洞街道、玉秀街道、化处镇、马官镇、马场镇、坪上镇、白岩镇、鸡场坡镇、猴场乡、猫洞乡、补郎乡（含 317 村庄）。

农业方面。普定县全县耕地面积 512407.80 亩、林地面积 744828.15 亩，其中水田面积 113941.35 亩，占 22.24%、水浇地面积 40.05 亩、旱地面积 398426.40 亩，占 77.76%^①。全县均属于一年两熟制的区域，以种植水稻、玉米等农作物为主。由于处于亚热带的季风湿润气候，农业气候具有春长、夏短、秋旱、冬暖的特征，每年平均降水量 800 mm 以上，全年无霜期高达 301 天，但是受制于石漠化的状况严重并且坡耕地也有水土流失的状况，土地利用率低，而且人均耕地也相对较少。

经济方面。普定县作为工业强县和产业兴县，截至 2021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154.63 亿元，其中工业占比最大为 40.98 亿元。第二和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达到 85%，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18.2:30.9:50.9^②。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 35178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8.8%；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 12167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0.6%^③。

3.1.2 研究地区人口状况

普定县 2019 年末常住人口 39.33 万。普定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全县年末常住人口 37.63 万名居民，其中 14.49 万人是城镇居民，占 38.51%，农村居住的人口为 23.14 万人，占 61.49%。根据普定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全县年末常住人口 37.28 万人，户籍人口 52.00 万人，其中 22.80 万人是城镇居民，占 43.85%，农村居住的人口为 29.20 万人，占 56.15%。

虽然 2019 至 2021 这三年，普定县不仅常住人口呈下降趋势而且农村人口数占普定县的常住人口总数的比例也呈现下降趋势，但是下降幅度不大，主要原因是普定县城镇化发展促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保持在 50% 以上，仍是普定县主要的组成主体。

① 普定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② 普定县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③ 普定县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表 3.1 2020 年普定县乡镇（街道）常住人口构成情况

区域	合计人口数	农村人口数	农村人口占比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	60 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比情况	老龄化率排名	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数	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数占比
全 县	376285	231393	-	57649	15.32	-	42844	11.39
补郎乡	14401	14401	1.00	2834	19.68	1	2145	14.90
化处镇	33628	21452	0.64	6443	19.16	2	4919	14.63
猴场乡	14331	14331	1.00	2701	18.85	3	1979	13.81
猫洞乡	17872	17872	1.00	3330	18.63	4	2539	14.21
马官镇	25705	12063	0.47	4622	17.98	5	3513	13.67
鸡场坡镇	23688	21312	0.90	4167	17.59	6	3025	12.77
穿洞街道	14372	10918	0.76	2514	17.49	7	1825	12.70
坪上镇	19797	15141	0.76	3312	16.73	8	2467	12.46
马场镇	32681	22061	0.68	5242	16.04	9	3902	11.94
白岩镇	31969	17751	0.56	4968	15.54	10	3845	12.03
黄桶街道	34321	31048	0.90	4681	13.64	11	3459	10.08
定南街道	66110	24142	0.37	8495	12.85	12	6287	9.51
玉秀街道	47410	8901	0.19	4338	9.15	13	2939	6.20

材料来源：普定县统计局—普定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根据表 3.1 可知，截止于 2020 年 11 月 1 日，普定县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57649 人，占全县总人口 15.32%，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42844 人，占 11.39%。这表明普定县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10%）。根据普定县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结果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普定县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3.28 个百分点。在普定县 13 个乡镇（街道）中，平均老龄化程度为 15.32%。其中，老龄化程度相对较高接近 20% 的乡镇（街道）有两个，分别为：补郎乡 19.68%、化处镇 19.16%；10% 至 15% 的有 2 个，分别为：定南街道 12.85%、黄桶街道 13.64%；玉秀街道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是全县中唯一低于 10% 的，为 9.15%；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低于 10% 的有 2 个，分别为：玉秀街道 6.20%、定南街道 9.51%，其余乡镇（街道）均超过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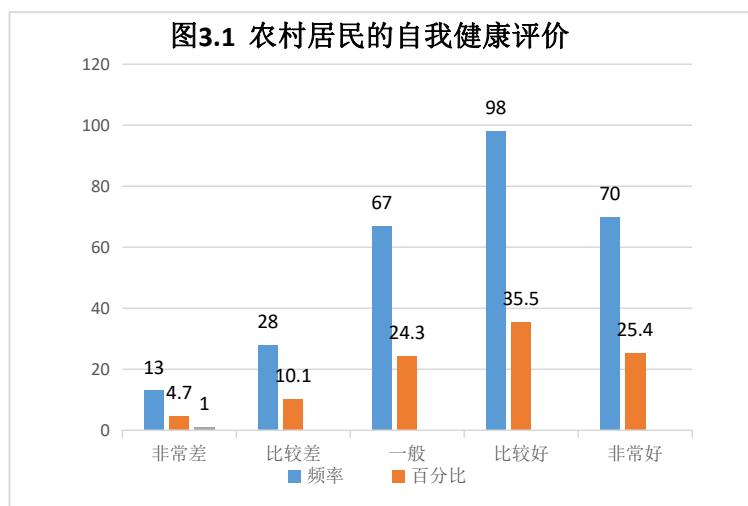
3.1.3 研究地区养老服务发展举措^①

普定县 2018 被列为全省农村养老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县。自改革试点以来，已建成养老机构 13 个、58 所农村幸福院、53 个老龄协会、6 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大力开展公建民营，对 5 家公立养老机构实行“公建民营”经营，以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加强对民营养老机构提供政策支持，包括减免租金、政策支持、协调处理水、电、路、通讯等方面后续工作，促进企业快速发展。完善养老服务设施，组织、培训各类老年服务专业技术人员，取消开办许可证，提高老年服务质量。同卫生健康部门携手推进医养结合，实现“养中有医”。在白岩镇卫生院内设立“医中有养”养老机构，并且在白岩、穿洞敬老院实施“提质改造”工程，完善了相应的配套设施。此外，全面推行 80 周岁以上老年人高龄补贴政策，并按不同年龄段定期发放生活补助，对纳入低保对象的老年人按低保标准的 20% 增发低保金，确保“老有所养”。

3.2 农村居民的生计资本现状分析

3.2.1 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农村居民对于自身健康的标准是基于自身是否有疾病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进行自我感知。根据图 3.1 可知，健康状态比较好占 35.5%，非常好的占 25.4%，一般占比 24.3%，比较差和非常差的共占比 14.8%。因此，农村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状况普遍良好。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在子女数量方面，子女数量共计为三个的居多，占据样本 57.2%。根据人力资本情况描述统计（表 3.2）看出，其中每个家庭拥有一个女儿的样本最高占比

^① 普定县民政局：“三推一创”解锁养老服务改革新模式

54.7%，每个家庭有一个儿子占样本 51.8%。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因为农村居民普遍有受教育的经历，但有部分未毕业就辍学，所以学历设定为受教育的年限，受教育 4 年至 6 年占据样本的 40.6%，其次是 7 年至 9 年占据样本 29%，最少的样本是 10 年的占 6.5%。

表 3.2 人力资本情况描述统计

项目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女儿数量	无女儿	16	5.8	5.8	5.8
	1 个	151	54.7	54.7	60.5
	2 个	80	29	29	89.5
	3 个	29	10.5	10.5	100
	4 个及以上	0	0	0	
	总计	276	100	100	
儿子数量	无儿子	22	8	8	8
	1 个	143	51.8	51.8	59.8
	2 个	95	34.4	34.4	94.2
	3 个	14	5.1	5.1	99.3
	4 个及以上	2	0.7	0.7	100
	总计	276	100	100	
受教育程度	文盲	30	10.9	10.9	10.9
	1 年-3 年	36	13	13	23.9
	4 年-6 年	112	40.6	40.6	64.5
	7 年-9 年	80	29	29	93.5
	10 年及以上	18	6.5	6.5	100
	总计	276	100	100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3.2.2 社会资本现状分析

在农户与群体之间关系上。根据表 3.3 可知，9.1%的家庭成员在本村任职。在与邻里关系评价中，没有很差的，表示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维系都较好，其中认为比较差的占 2.2%，认为一般占比为 23.9%，关系比较好的占比 48.6%，关系非常好的占比 25.4%。

表 3.3 农户与群体社会关系评估

项目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家庭成员	否	251	90.9	90.9	90.9
员任	是	25	9.1	9.1	100
村干部	总计	276	100	100	
邻里	比较差	6	2.2	2.2	2.2
关系	一般	66	23.9	23.9	26.1

很好	134	48.6	48.6	74.6
非常	70	25.4	25.4	100
总计	276	100	100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根据表 3.4 可知，研究区域的人情往来支出费用较大，其中 24000 以上占比 6.9%，而其他四项 0 元-6000 元、6001 元-12000 元、12001 元-18000 元、18000 元-24000 元分别占比 27.5%、50%、8.7%、6.9%。

表 3.4 农村居民的人情往来支出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0 元-6000 元	76	27.5	27.5	27.5
6001 元-12000 元	138	50	50	77.5
12001 元-18000 元	24	8.7	8.7	86.2
18000 元-24000 元	19	6.9	6.9	93.1
24000 以上	19	6.9	6.9	100
总计	276	100	100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

3.2.3 金融资本现状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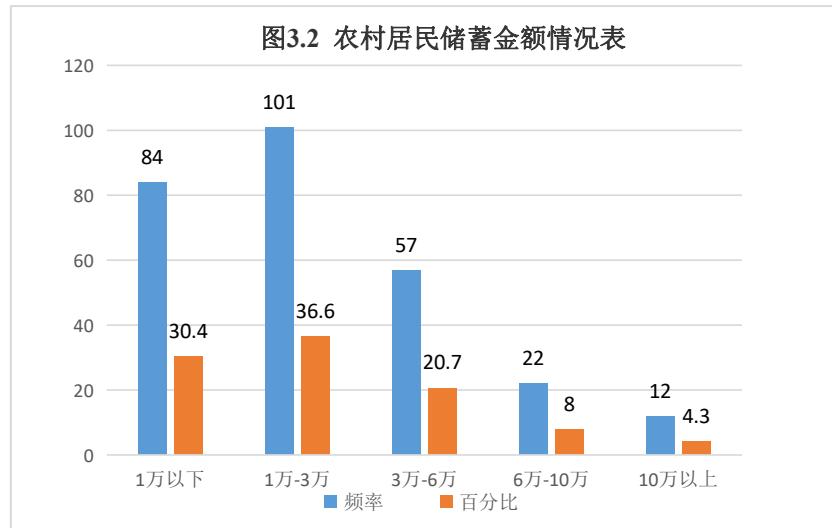
随着社会发展农村居民的收入与之前比较也有了较大改善，在调研样本中可以看出家庭经济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的人数占大多数。根据表 3.5 可知，大数农村居民普遍认为家庭经济情况一般，占比达到 52.9%，其中认为非常不富裕占比为 2.5%，认为自己家庭经济不富裕占比 13.8% 不富裕；认为自己家庭经济比较富裕占比达到 26.4%，认为自己家庭经济非常富裕占比仅有 4.3%。

表 3.5 农村居民自评家庭经济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非常不富裕	7	2.5	2.5	2.5
不富裕	38	13.8	13.8	16.3
一般	146	52.9	52.9	69.2
比较富裕	73	26.4	26.4	95.7
非常富裕	12	4.3	4.3	100
总计	276	100	100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根据图 3.2 可知，在储蓄金额方面，大部分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存款占比最低在 10 万元以上的范围，仅占比 4.3%，1 万以下存款占比为 30.4%。1 万到 2 万占比为 36.6%；3 万到 6 万占比为 20.7%；6 万到 10 万占比为 8%。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收入方面情况要优于储蓄金额，说明调研地区的消费金额相对较高。根据表 3.6 可知，收入在 1 万以下占比为 10.5%，收入在 1 万-3 万占比为 24.6%，收入在 3 万-6 万占比为 29%，收入在 6 万-10 万占比为 21.4%，10 万以上占比为 14.5%。在负债方面，31.5% 的农村居民存在负债情况，主要是孩子买房或者生病借钱的原因。在商业保险方面，调研样本数据中仅有 6.9% 的农村居民参加。

表 3.6 农村居民年均收入情况表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 万以下	29	10.5	10.5	10.5
1 万-3 万	68	24.6	24.6	35.1
3 万-6 万	80	29	29	64.1
6 万-10 万	59	21.4	21.4	85.5
10 万以上	40	14.5	14.5	100
总计	276	100	100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3.2.4 物质资本现状分析

物质资本主要从住房、交通工具以及家用电器三方面衡量。通过住房面积以及住房结构来看，研究区域的农户居住环境较好。根据表 3.7 可知，其中住房面

积在 81 平方-100 平方占比 4%，100 平方-150 平方占比 20.7%，150 平方-200 平方占比 28.6%，200 平方-300 平方占比 25.7%，300 平方及以上 21%；在住房结构 67.8% 为楼房，其他木质房和砖瓦房分别占比 1.1% 和 31.2%。

表 3.7 农村居民的住房情况

项目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住房 面积	81 平方-100 平方	11	4	4	4
	100 平方-150 平方	57	20.7	20.7	24.6
	150 平方-200 平方	79	28.6	28.6	53.3
	200 平方-300 平方	71	25.7	25.7	79
	300 平方及以上	58	21	21	100
房屋 结构	总计	276	100	100	
	木质房	3	1.1	1.1	1.1
	砖瓦房	86	31.2	31.2	32.2
	楼房	187	67.8	67.8	100
	总计	276	100	100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农村家庭拥有交通类固定资产数量和大型家电数量明显增加，说明生活条件随社会的发展也得到相应改善。根据表 3.8 可知，拥有摩托车或者电动车的占比为 40.6%，拥有货运车辆的占比为 4.3%，拥有小汽车的占比为 21.7%，拥有小汽车和摩托车或电动车占比为 13.8%，同时拥有小汽车加货运车辆的占比为 1.1%。

表 3.8 交通类固定资产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无	51	18.5	18.5	18.5
摩托车/电动车	112	40.6	40.6	59.1
货运车辆	12	4.3	4.3	63.4
小汽车	60	21.7	21.7	85.1
小汽车加摩托或电动	38	13.8	13.8	98.9
小汽车加货运车辆	3	1.1	1.1	100
总计	276	100	100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农村家庭拥有大型家电数量没有明显差距,说明农村基本生活条件随社会的发展也得到相应提高。根据表 3.9 可知,家用电器数量方面,农户拥有 1 种至 2 种家电占比为 4.7%,3 种至 4 种占比 19.2%,4 种至 5 种为 41.7%,6 种及以上为 34.4%。

表 3.9 农村居民的家用电器数量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 种-2 种	13	4.7	4.7	4.7
3 种-4 种	53	19.2	19.2	23.9
4 种-5 种	115	41.7	41.7	65.6
6 种及以上	95	34.4	34.4	100
总计	276	100	100	

数据来源: 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3.2.5 自然资本现状分析

在自然资本衡量中主要通过耕地面积、林地面积以及耕种质量三个指标。根据表 3.10 可知,耕地面积方面 2 亩-4 亩耕地面积占 36.6%,其余 0 亩-2 亩、4 亩-6 亩、6 亩-8 亩、8 亩以上分别占 23.9%、24.3%、13.4%、1.8%。在林地面积方面,农村居民拥有林地的占比较少。其中 70.7%的农户没有林地,1 亩-3 亩占样本的 20.7%,3 亩-6 亩占比为 7.2%,6 亩-8 亩以及 8 亩以上共计占比 1.4%。

表 3.10 农村居民土地面积情况

项目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耕地面积	0 亩-2 亩	66	23.9	23.9	23.9
	2 亩-4 亩	101	36.6	36.6	60.5
	4 亩-6 亩	67	24.3	24.3	84.8
	6 亩-8 亩	37	13.4	13.4	98.2
	8 亩以上	5	1.8	1.8	100
林地面积	总计	276	100	100	
	0 亩	195	70.7	70.7	70.7

1 亩-3 亩	57	20.7	20.7	91.3
3 亩-6 亩	20	7.2	7.2	98.6
6 亩-8 亩	2	0.7	0.7	99.3
8 亩以上	2	0.7	0.7	100
总计	276	100	100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从表 3.11 可以看出，在土地质量方面，51.4%认为土地质量一般，认为非常差、比较差、比较好、非常好的占比分别为 2.5%、10.9%、30.4%、4.7%。

表 3.11 农村居民的耕地质量情况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非常差	7	2.5	2.5	2.5
比较差	30	10.9	10.9	13.4
一般	142	51.4	51.4	64.9
比较好	84	30.4	30.4	95.3
非常好	13	4.7	4.7	100
总计	276	100	100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3.3 农村养老方式现状分析

根据农村居民养老方式选择图 3.3 可以看出，在该地区家庭养老方式占比达到 59.78%，其余两种养老方式自我养老与机构养老分别占比 30.07%、10.14%。在该研究区域，农户选择家庭养老的倾向最大，自我养老次之，依靠养老机构最小。说明普定县农村居民仍然受传统养老方式的影响较大，传统的养老方式也是农村地区养老的首要选择。选择自我养老的方式在农村中占有一定比例，自我养老也成为农村重要方式。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农户的经济得到改善具备自我养我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实地调查中有农户表示长期与儿媳生活在一起不方便且容易产生矛盾，自我养老更自由一些。选择机构养老的方式相对较少。一方面，农村地区的养老机构设施条件不够完善，需要的费用对部分农户来说承担不起；另一方面，受农村地区传统观念束缚，选择机构养老担心村里议论子女不孝顺。所以，农村居民在选择养老方式中占有比例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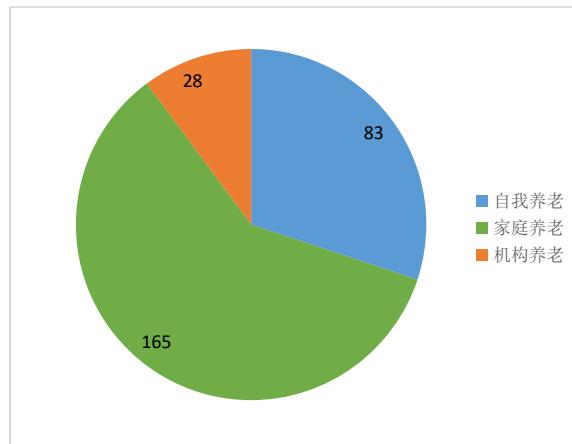


图 3.3 农村居民养老方式选择

关于养老方式的选择从年龄分布情况来看，各年龄阶段对于农户养老方式都以家庭养老为主，但同时也存在普遍差异。根据养老方式年龄分布表 3.12 可知，随着年龄增加选在家庭养老的整体趋势呈现上升，说明年龄越大越容易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而选择自我养老与机构养老随着年龄增加的所占比例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年龄越小越不容易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并且更具有接受自我养老和机构养老的经济条件。

表 3.12 农村居民养老方式年龄分布表

养老类别	45 岁-49 岁		50 岁-55 岁		56 岁-60 岁		61 岁-65 岁		65 岁以上		合计	
	频率	比例	频率	比例	频率	比例	频率	比例	频率	比例		
自我养老	21	38.9	9	22.5	11	27.5	25	49	17	18.7	83	30.07
家庭养老	25	46.3	26	65	25	62.5	21	41.2	68	74.7	165	59.78
机构养老	8	14.8	5	12.5	4	10	5	9.8	6	6.6	28	10.14
总计	54	100	40	100	40	100	51	100	91	100	276	100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3.4 农村养老风险现状分析

根据农村居民养老风险程度与年龄分布表 3.13 可知，农村居民选择担心的比例最大，占据样本 37%，另外非常担心、比较担心、无所谓、不担心分别占比 6.52%、21.4%、16.3%、18.8%。同时分别将非常担心视为风险非常大、比较担心视为风险比较大、担心视为一般风险，共占比 64.86%，把无所谓视为可能没有风险、不担心视为完全没有风险共占比 35.14%。说明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的风险感知程度较高，养老风险问题并不乐观。从年龄来看农村居民养老风险在各年

年龄段中大致相同，其中非常担心的风险感知在 65 岁以上占比最大，无所谓和不担心的风险感知在 45 到 49 岁之间占比最大。

表 3.13 农村居民养老风险年龄分布表

类别	45 岁-49 岁		50 岁-55 岁		56 岁-60 岁		61 岁-65 岁		65 岁以上		合计	
	频率	比例	频率	比例	频率	比例	频率	比例	频率	比例	频率	比例
非常担心	3	5.6	1	2.5	1	2.5	3	5.9	10	18	18	6.52
比较担心	9	16.7	9	22.5	12	30	9	17.6	20	22	59	21.4
担心	18	33.3	18	45	14	35	17	33.3	35	38.5	102	37
无所谓	13	24.1	10	25	7	17.5	9	17.6	6	6.6	45	16.3
不担心	11	20.4	2	5	6	15	13	25.5	20	22	52	18.8
总计	54	100	40	100	40	100	51	100	91	100	276	100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根据各年龄段养老风险类别表 3.14 可知，在 60 岁以下的农村居民养老风险中普遍以经济保障风险为主，其他风险占比由多到少分别为医疗健康风险、生活照料风险、情感慰藉风险；在 61 岁到 65 岁之间的农村居民养老风险占比由大到小依次排序为经济保障风险、生活照料风险、医疗健康风险以及情感慰藉风险，但是经济保障风险、生活照料风险与医疗健康风险占比几乎持平。在 65 岁以上的农村居民中，生活照料风险成为最主要的风险，其余按照风险占比情况依次为医疗保障风险、经济保障风险和情感慰藉风险。

表 3.14 农村居民的各年龄段养老风险类别

类别	45 岁-49 岁		50 岁-55 岁		56 岁-60 岁		61 岁-65 岁		65 岁以上		合计	
	频率	比例	频率	比例	频率	比例	频率	比例	频率	比例	频率	比例
经济保障风险	30	55.6	22	55	18	45	17	33.3	18	19.8	105	38.04
生活照料风险	5	9.3	6	15	6	15	16	31.4	33	36.3	66	23.91
情感慰藉风险	1	1.9	2	5	4	10	2	3.9	3	3.3	12	4.35
医疗健康风险	11	20.4	10	25	10	25	14	27.5	28	30.8	73	26.45
其他	7	13.0	0	0	2	5	2	3.9	9	9.9	20	7.25
总计	54	100.2	40	100	40	100	51	100	91	100.1	276	100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根据养老风险程度与养老风险类别交叉分析表 3.15 可知，农村居民养老风险的程度与风险的类别呈显著相关。对农村居民来说，担心经济保障风险的占比为 38%，担心生活照料风险的占比为 23.90%，担心情感慰藉风险的占比 4.30%，担心医疗健康风险的为 7.20%。从整体来看，根据风险类型的担忧程度，依次为经济保障风险、医疗健康风险、生活照料风险、情感慰藉风险。经济风险仍然是农村居民面临的最普遍风险。

表 3.15 养老风险程度与养老风险类别交叉分析

类别	非常担心	比较担心	担心	无所谓	不担心	总计
经济保障风险	7	26	42	16	14	105
	38.90%	44.10%	41.20%	35.60%	26.90%	38.00%
生活照料风险	7	10	28	11	10	66
	38.90%	16.90%	27.50%	24.40%	19.20%	23.90%
情感慰藉风险	0	3	1	6	2	12
	0.00%	5.10%	1.00%	13.30%	3.80%	4.30%
医疗健康风险	4	18	28	10	13	73
	22.20%	30.50%	27.50%	22.20%	25.00%	26.40%
其他风险	0	2	3	2	13	20
	0.00%	3.40%	2.90%	4.40%	25.00%	7.20%
合计	18	59	102	45	52	276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4 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4.1 影响机理与研究假说

4.1.1 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机理

养老方式是指通过解决居民养老中的经济支持、居住方式、日常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等方面问题，来满足老年人需求。养老方式可区分下列 6 种方式，各方式之间没有优劣与大小之分，包括为自我养老、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是根据自身、家庭和社会资源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选择。生计资本主要概括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五大方面，体现了农户自身、家庭和社会资源三方面要素，并且决定了农户在养老的各方面能力大小。因此，生计资本的数量与结构会对农户养老方式产生多重影响，在做出养老方式选择时也更多出于个人生计资本方面考虑。

人力资本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地影响着农村居民养老方式的认知和选择偏好（赵锋，2015）。一是受教育程度。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思想越开放，越不容易被传统的养老观念所束缚，他们更倾向于多元化的养老方式，而没有受教育的老年人思想更加保守，觉得没有依靠子女养老，是子女不孝的外在表现，并且担心会被同村人议论。二是身体健康状况。身体健康状况愈差，自我的照顾水平就越低，对家庭和社会的依赖就越高；身体健康状况越好，保持经济收入能力越强，会为未来选择的养老方式打下经济基础，影响其养老选择。三是外出务工经历。有外出务工的经历会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养老方式的选择会更加多元。四是子女数量。农户子女数量越多，说明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可能更倾向于家庭养老方式。儿女回家看望父母的频率越高，说明父母对子女的感情越好或者父母对子女的依赖性越大，可能更倾向于家庭养老。

社会资本方面。社会资本往往是农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一般通过从农户与个人、群体之间关系来反映。包括亲友的信任程度越亲密、家庭中任职村干部等，社会资本越丰富更有助于自身获得资源，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更容易得到满足，减少对家庭的依赖。

自然资本方面。虽然城市化背景下依靠土地增加收入能力在不断减弱，但是农民依旧没有失去对土地的依赖，土地对于农民来说不仅具有生产的功能，还是农民主存最主要的社会保障。一是农民主要是通过生产活动获得农业收入，这通常与农民自家的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状况形成较为密切关系。二是国家有关种植补贴也与农民家庭拥有的农田面积紧密相关。三是在土地资源的社会化背景下，

土地流转或出租的情况逐渐增多，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因此，对选择养老方式来说，家庭所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大、质量越好时，说明农户自身养老经济独立性也会越强，其选择自我养老的意愿的概率则会越大；对于土地流转或者出租农村居民来说，土地的束缚减弱，选择养老方式的会更自由。

物质资本方面。物质资本更多承担的是解决了老年人基本生活问题。可以通过直观察出农民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好坏加以判断。一般而言，通过农户家庭居住面积、房屋的结构以及家庭大件家用电器数量和交通工具的数量来判断，不仅可以直观反映农户当前家庭基本生活水准，而且也反映其家庭财产的多少。家庭拥有物质资本越多，对家庭养老和子女经济的依赖性也会降低，养老方式的选择越有可能倾向于自我养老或机构养老；当物质资本不足时，社会养老更可能成为保障老年生活的最后保障。

金融资本方面。对于农户来说金融资本作为个人或家庭生活的必不可少的资本。一是通过自评家庭经济、储蓄金额、收入和负债状况反映金融资本的大小情况。金融资本水平越高，才能更容易负担起养老机构的费用，养老可选择性也会增强，未来养老会更有保障。二是保险的参与情况。参加保险种类与数量越多，未来生活保障系数越高，未来的养老也更有保障。因此，养老意愿也会根据金融资本的不同产生差异化，当金融资本水平越高，可能选择机构养老和自我养老的方式概率会更高。

4.1.2 研究假设提出

结合上述理论分析以及调研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并归纳出本章节的研究假说（见表 4.1）。

表 4.1 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方式选择影响的研究假说归纳

编号	假说内容
H1	农户受教育年限越长，农户越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或自我养老。
H2	农户的健康状况越好，农户越倾向于自我养老。
H3	农户的子女数量越多，农户越倾向于家庭养老。
H4	农户有外出务工经历，农户选择家庭养老的意愿会降低。
H5	农户家庭所拥有的耕地与林地的面积越大、耕地质量越好，农户越倾向于选择自我养老。
H6	农户家庭住房面积越大，农户越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或自我养老。
H7	农户家庭拥有家电及交通工具价值越高，农户越倾向于自我养老或机构养老
H8	农户家庭的年均收入和储蓄越低，农户越倾向于家庭养老。
H9	农户参加保险种类越多，越倾向于自我养老、机构养老。
H10	农户对自己家庭经济评价越好，则农户越倾向于自我养老。

4.2 变量的选择

4.2.1 生计资本变量的选取及赋值

本文通过对既有文献资料阅读,为进一步研究生计资本对养老方式选择意愿的影响,从生计资本五个方面进行度量,并根据对农户养老方式选择产生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原则选择二级指标,进而构建出问卷变量的指标体系。

表 4.2 生计资本变量的选取及赋值

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情况
人力资本	自身健康状况	很差=1; 比较差=2; 一般=3; 比较好=4; 非常好=5
	受教育年限	没有=1; 1年-3年=2; 4年-6年=3; 7年-9年=4; 10年及以上=5
	女儿数量	无女儿=1; 1个=2; 2个=3; 3个=4; 4个及以上=5
	儿子数量	无儿子=1; 1个=2; 2个=3; 3个=4; 4个及以上=5
	儿女看望频率	非常少=1; 比较少=2; 一般=3; 比较多=4; 非常多=5
	外出务工经历	否=1; 是=2
社会资本	家庭成员任村干部	否=1; 是=2
	邻里关系	很差=1; 比较差=2; 一般=3; 比较好=4; 非常好=5
	好友经济支持	非常少=1; 比较少=2; 一般=3; 比较多=4; 非常多=5
	人情往来支出	0元-6000元=1; 6001元-12000元=2; 12001元-18000元=3; 18000元-24000元=4; 24000元以上=5
金融资本	自评家庭经济	非常不富裕=1; 不富裕=2; 一般=3; 比较富裕=4; 非常富裕=5
	储蓄金额	1万以下=1; 1万-3万=2; 3万-6万=3; 6万-10万=4; 10万以上=5
	年均收入	1万以下=1; 1万-3万=2; 3万-6万=3; 6万-10万=4; 10万以上=5
	负债情况	否=1; 是=2
	商业保险	否=1; 是=2
自然资本	耕地面积	0亩-2亩=1; 2亩-4亩=2; 4亩-6亩=3; 6亩-8亩=4; 8亩以上=5
	林地面积	无=1; 1亩-3亩=2; 3亩-6亩=3; 6亩-8亩=4; 8亩以上=5
	耕地质量	很差=1; 比较差=2; 一般=3; 比较好=4; 非常好=5
物质资本	住房面积	81平方-100平方=1; 100平方-150平方=2; 150平方-200平方=3; 200平方-300平方=4; 300平方及以上=5
	房屋结构	木质房=1; 砖瓦房=2; 楼房=3
	交通固定资产	无=1; 电动车/摩托车=2; 货车/拖拉机等运输类车辆=3; 小汽车=4; 小汽车和电动车等=5; 小汽车和运输类车辆=6

家用电器数量 1 种-3 种=1; 3 种-4 种=2; 5 种-6 种=3; 6 种以上=4;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4.2.2 养老方式的选择及赋值

本文根据实际调研情况将养老方式划分为自我养老、家庭养老、机构养老三个指标（见表 4.3），可以有效反映不同资本状况下影响农户养老方式选择的因素。

表 4.3 农户养老方式的赋值及说明

问题	变量的名称与赋值	变量的定义
为了保证老年生活，您将选择下列哪种养老方式？	自我养老=1 家庭养老=2 机构养老=3	依靠个人存款积蓄、继续务农或者打零工挣钱来保障自己老年生活 我们熟知的老人居家养老，依靠子女照顾的方式来保障自己老年生活 自费入住公立或民营的养老院、福利院、敬老院和护理院等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4.2.3 控制变量的选择及赋值

除了上述生计资本等自变量外，农户个体特征、村庄等因素也会影响其养老方式选择行为，在文献参考的基础上，在研究农村居民养老方式上设定了 6 个控制变量，其中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本村经济状况、村内交通状况以及与养老机构的距离。

4.3 实证分析

4.3.1 相关性检验

相关性分析是指对多个相关性变量分析，从而考查各自变量与因变量（农村居民养老方式选择）的相关性，对于自变量、因变量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才能进入回归方程。本文借助 SPSS25 考查五大生计资本的二级变量与因变量农户养老方式，得到两者的皮尔逊卡方值，并计算出每个 p 值（当 p 值小于 0.05 时，说明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性）。

根据 4.4 所示，养老方式选择相关的自变量为自身健康、受教育年限、女儿数量、儿子数量、邻里关系、人情往来支出、家庭成员是否担任村干部、自评家

庭经济、储蓄金额、年均收入、商业保险、耕地面积、住房面积、房屋结构、交通固定资产、家用电器数量共计 16 个自变量。因此，下文将上述生计资本的二级指标与养老方式做进一步分析。

表 4.4 农户生计资本变量测量

变量维度	皮尔逊卡方	p	变量维度	皮尔逊卡方	p
自身健康	36.653	0.000	储蓄金额	61.859	0.000
受教育年限	45.583	0.000	年均收入	55.066	0.000
女儿数量	16.976	0.009	负债情况	2.521	0.284
儿子数量	47.824	0.000	商业保险	29.733	0.000
儿女看望频率	5.363	0.718	耕地面积	21.521	0.006
外出务工	1.17	0.557	林地面积	13.644	0.092
家庭成员为村干部	10.524	0.005	耕地质量	5.701	0.681
邻里关系	15.137	0.019	住房面积	26.513	0.001
好友经济支持	6.657	0.574	房屋结构	22.142	0.000
人情往来支出	26.992	0.005	交通固定资产	47.024	0.000
自评家庭经济	46.687	0.000	家用电器数量	28.881	0.000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整理所得

4.3.2 模型的选择

由于养老方式具有无序多分类的特征，所以本文借助多元 Logistic 回归来进行数据分析，探讨影响农村居民养老方式选择的因素。本文将农户养老方式的选择作为因变量，并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将养老方式设置为自我养老、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三种方式，自我养老取值为 1、家庭养老取值为 2、机构养老取值为 3。

$$\ln\left(\frac{p(y=j/x)}{p(y=J/x)}\right) = \alpha_j + \sum_{k=1}^k \beta_{jk} x_k \quad (1)$$

其中， $p(y=j/x)$ 表示农村老年人对第 j 种养老选择的概率， x_k 表示第 k 个影响农村居民养老方式的自变量， β_{jk} 表示自变量回归系数向量。以 J 为参照

类型，农村老年人选择其他养老方式的概率与选择 J 类的概率比值 $\frac{p(y=j/x)}{p(y=J/x)}$ 为

事件发生比。本文利用多元 Logistic 验证农户养老方式选择影响因素：

(2) 自我养老对家庭养老；(3) 机构养老对家庭养老，因此以家庭养老方式作为参照类，建立以下两个模型：

$$\ln\left(\frac{p_1}{p_2}\right) = \alpha_1 + \sum_{k=1}^k \beta_{1k} x_k \quad (2)$$

$$\ln\left(\frac{p_3}{p_2}\right) = \alpha_3 + \sum_{k=1}^k \beta_{3k} x_k \quad (3)$$

其中， P_1 、 P_2 和 P_3 分别代表自我养老、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概率。

4.3.3 多重共线性诊断

由于多个共线性问题会对模型的参数估计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对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诊断。结合表 4.5 中的数据信息，方差膨胀因子的最大值为 1.962，该结果低于 5，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为 1.454，结果低于 5，结果表明，各变量间没有多个共线性问题，可以直接进行模型分析。

表 4.5 多重共线性诊断

变量	VIF	变量	VIF
性别	1.192	人情往来支出	1.406
年龄	1.28	自评家庭经济	1.962
婚姻	1.14	储蓄金额	1.865
与养老机构距离	1.15	年均收入	1.817
本村经济状况	1.167	邻里关系	1.246
村内交通状况	1.263	商业保险	1.279
自身健康	1.212	耕地面积	1.171
受教育年限	1.407	住房面积	1.69
女儿数量	1.665	房屋结构	1.754
儿子数量	1.749	交通固定资产	1.543
家庭成员任村干部	1.212	家用电器数量	1.91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整理所得

4.3.4 回归结果及分析

根据实地调研状况，本文将因变量养老方式划分自我养老、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三类，并对自变量进行相应的解释与赋值。前文已经利用卡方检验分析自变

量和因变量的相关性,为进一步对农村居民养老方式选择进行分析,我们使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一是将自我养老与家庭养老进行对比的结果,模型二是将机构养老与家庭养老进行对比的结果(见表 4.6)。

表 4.6 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多元 logistics 回归

解释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B	Exp(B)	B	Exp(B)	
人力资本					
自身健康	0.489	1.631**	自身健康	-0.477	0.621
受教育年限	0.277	1.319	受教育年限	1.509	4.524***
女儿数量	0.236	1.266	女儿数量	-0.45	0.638
儿子数量	-1.357	0.257***	儿子数量	-1.716	0.18***
社会资本					
家庭成员任村干部	-0.31	0.734	家庭成员任村干部	0.39	1.477
邻里关系	-0.393	0.675	邻里关系	0.688	1.99
人情往来支出	-0.178	0.837	人情往来支出	0.165	1.18
金融资本					
自评家庭经济	1.014	2.757**	自评家庭经济	-0.816	0.442
储蓄金额	0.289	1.335	储蓄金额	1.328	3.773***
年均收入	0.297	1.346	年均收入	1.108	3.029***
商业保险	2.496	12.129**	商业保险	2.9928	19.92**
自然资本					
耕地面积	0.871	2.39***	耕地面积	-0.274	0.761
物质资本					
住房面积	-0.39	0.677*	住房面积	-0.057	0.944
房屋结构	0.919	2.508	房屋结构	0.483	1.621
交通固定资产	0.571	1.77***	交通固定资产	0.501	1.651*
家用电器数量	0.289	1.335	家用电器数量	-0.487	0.615
模型拟合效果					
模型的显著性水平	0.000				
考克斯—斯奈尔	0.580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整理所得

生计资本对农村居民养老方式影响的回归结果表明,模型总体显著性水平为 0.000,具有统计学意义。伪 R 方考克斯—斯奈尔为 0.580,表示该模型中自变量对农民养老风险的解释比例为 58.00%,拟合度较好。

(1) 人力资本变量对农村居民养老方式的影响

自身健康状况、受教育年限以及儿子数量对农村居民的养老方式有显著影响。在模型一中,健康状况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数。在该项中,农村居民自身健康状况越好时,则选择自我养老的可能性比选择家庭养老的可能性增加了 1.631 倍。儿子数量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负数。在该项中,儿子的数量提高一个单位,选择家庭养老的可能性比自我养老的增加 0.257 倍。受教育程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由于选择家庭养老与自我养老的农村居民在文化水平上差别不大,导致养老方式选择不明显。

在模型二中,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通过 1%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数。说明在该种情况下,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则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概率越大。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村居民选择机构养老的可能性比选择家庭养老的可能性增加 4.524 倍。儿子数量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数。说明与机构养老相比,当儿子的数量越多时,选择家庭养老的可能性比机构养老的可能性增加 0.18 倍。与机构养老相比,农村居民健康状况越好越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但未通过显著性建议。女儿数量与养老方式无显著意义,一是由于女儿外嫁,父母对女儿的依赖程度很小,女儿在保障老年生活中作用也相应减弱。

(2) 社会资本变量对农村居民养老方式的影响

人情往来支出、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邻里关系三个自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社会资本对养老方式的影响很小。可能的原因有如下几方面:一是所调研地区农村吃酒风气严重。本地居民在人情事上开支普遍较大,大多集中在 6000 元以上,所以人情往来支出未呈现显著影响。二是在调研过程中家庭成员是村干部的为极少数,绝大部分家庭中没人担任村干部,所以在该选项中未出现显著性。三是与邻里关系。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与邻里关系融洽,所以在该选项中未出现显著性。

(3) 金融资本变量对农村居民养老方式的影响

在模型一中,家庭自评经济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数。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居民自评经济水平越好,农民越倾向选择自我养老。家庭自评经济状况每提升一单位,选择自我养老的可能性比选择家庭养老的可能性提高 1.014 倍。商业保险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数。在该项中,购买商业保险的农村居民会更倾向于自我养老的方式,选择自我养老的概率发生比选择家庭养老概率发生比是 12.129 倍。

在模型二中,家庭的储蓄金额和年均收入均通过了 1% 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该种情况下,储蓄金额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选择机构养老的可能性比选择家庭养老可能性提高 3.773 倍;收入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选择机构养老的可能

性比选择家庭养老可能性提高 3.029 倍。说明在该种情况下，收入水平和储蓄水平较高农户对机构养老接受程度要好。在实际调研过程中，部分农村居民也表示自己没有经济条件去选择机构养老。商业保险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数。说明在该种情况下，购买商业保险的农村居民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发生比选择家庭养老概率提高 19.928 倍，说明购买商业保险的农村居民在对机构养老方式的接受程度上比其他居民明显要好。

（4）自然资本变量对农村居民养老方式的影响

在模型一中，农民拥有土地的数量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耕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自然资本，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具体而言，当农户拥有土地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村居民选择自我养老的可能性比选择家庭养老的可能性提高 0.871 倍。在实际调研过程中，有农户表示依靠谁都不如依靠自己靠谱。

（5）物质资本变量对农村居民养老方式的影响

在模型一中，住房面积通过了 10% 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数。在此种情况下，说明农村居民住房面积每提高一单位，选择家庭养老的可能性会比机构养老增加 0.677 倍。家庭的家庭交通类固定资产通过了 1% 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数。说明在该种情况下，交通类固定资产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选择机构养老的可能性比选择家庭养老提高 1.77 倍。

在模型二中，家庭交通类固定资产通过了 10% 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数。说明在该种情况下，交通类固定资产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选择机构养老的可能性比选择家庭养老可能性提高 1.77 倍。

5 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风险的影响研究

5.1 影响机理与研究假说

5.1.1 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风险的影响机理

养老风险是指由于不能满足养老的实际需求而可能造成的生活隐患，主要概括为经济保障风险、生活照料风险、精神情感风险、医疗健康风险等风险。只有当农户正确认识到养老风险才能避免陷入养老困境，满足个人养老需求。农户根据自身生计资本对自己老年生活可能发生风险做出的综合感受和判断。生计资本水平越高，养老保障水平就越高，对养老风险的预期就越乐观、担心程度也越低，养老风险程度也随之降低。

人力资本方面。人力资本要素可以分为家庭和个体两个层面进行衡量大小。一是在家庭层面上。一方面，当家庭的子女数量越多，养老资源供给也就越多，子女回家看望的频率越高，农户对子女的可依赖性就越强；家庭的子女数量越少，意味着家庭整体收入水平可能会降低，经济保障水平也随之降低。另一方面，城镇化不断加深的背景。城镇化不断加深，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不断增多，这就意味着农村的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的数量增加，造成农村老人无人照料的风险增大。二是个人层面上。一般来说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以及拥有外出务工的经历，都有助于提高个人的学习能力、降低对认识事物的认知障碍。所以，创造收入的能力也增强，所面临经济困难的概率就会降低。当自评健康状况越差，农户遭受疾病困扰的可能性就越大，对医疗健康资源和心理慰藉的需求会增强，养老风险感知程度随之加剧。

在自然资本方面。农户自然资本的大小的集中体现是通过耕地质量、耕地的面积以及拥有的其他土地类型来决定的。一方面，在传统农业社会，大多数农户经济收入依然依赖于农业生产活动，一系列的农业生产活动又依赖于土地，所以当土地面积越大、土地质量越好，农民的经济收入就越有保障；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土地创造收入能力在不断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减弱，外出务工农民不断增多，土地更多是对农民最基本生活起的兜底作用。另外，如果农村居民不参与农业生产活动，农业收入不再作为主要收入来源，那么土地流转或者出租的情况就会随之增多，也同样会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有利于提高农民经济保障水平。因此，不论何时土地与农户生活总是密切相关。

在物质资本方面。一般而言，物质资本是通过房屋居住面积、房屋结构以及家电数量和交通工具等来判断农户家庭经济保障水平的高低。一方面，房屋是居民生活提高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房屋的构造越好、面积越大说明农户物质生活水平越高，经济水平也越高，所以养老风险就会随之降低；另一方面，拥有运输车辆、小汽车也同样可以说明农户的物质生活水平较高，随之养老风险也随之降低。

在金融资本方面。一是通过家庭收入、储蓄金额直接反映农户客观的经济水平。二是通过自评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反映主观的经济水平。家庭收入越高、储蓄金额越多以及自评家庭经济水平越好，都反映出农户的经济保障水平越高，农民的养老风险也随之降低。通过参与商业养老保险，不仅可以缓解因子女数量少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而且还有利于提高个人养老收入。因此，商业养老保险不仅是有效地补充养老的方式，而且可以减轻养老的风险。

社会资本方面。主要通过社会网络保障因素来反映社会资本的大小，可分为规模和密切程度两方面。社会网络保障规模是通过家庭成员担任村干部反映，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社会保障网就越安全，农户面临的养老风险就越低。社会网络密切程度通过邻里关系融洽度以及人情往来支出情况来反映，社会网络密切程度越高，降低养老生活中的孤独感作用就越强，对其养老问题越不担心。

5.1.2 研究假说提出

结合上述理论分析以及调研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并归纳出本章节的研究假说（见表 5.1）。

表 5.1 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风险影响的研究假说归纳

编号	假说内容
H1	农户的子女数量越多，农户养老风险的自我感知越低。
H2	农户自评健康状况越差，农户养老风险的自我感知越高。
H3	农户拥有耕地质量越好、耕地的面积越多，农户养老风险的自我感知越低。
H4	农户家庭居住面积越大，农户养老风险的自我感知越低。
H5	农户拥有交通工具价值越高，农户养老风险的自我感知越低。
H6	农户家庭收入和储蓄金额越少，农户养老风险的自我感知越高。
H7	农户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农户养老风险的自我感知越低。
H8	邻里关系越融洽，农户养老风险的自我感知越低。

5.2 变量的选择

通过实证分析上述研究假说，进一步研究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风险的影响，本研究也设置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三个方面变量。

5.2.1 生计资本变量的选取及赋值

本文通过对既有文献资料阅读,为进一步研究生计资本对养老风险的影响,生计资本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五个方面进行度量,并根据对农户养老风险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原则选择二级指标,进而构建出问卷变量的指标体系。

表 5.2 生计资本变量的选取及赋值

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情况
人力资本	自身健康状况	很差=1; 比较差=2; 一般=3; 比较好=4; 非常好=5
	受教育年限	没有=1; 1 年-3 年=2; 4 年-6 年=3; 7 年-9 年=4; 10 年及以上=5
	女儿数量	无女儿=1; 1 个=2; 2 个=3; 3 个=4; 4 个及以上=5
	儿子数量	无儿子=1; 1 个=2; 2 个=3; 3 个=4; 4 个及以上=5
	儿女看望频率	非常少=1; 比较少=2; 一般=3; 比较多=4; 非常多=5
社会资本	外出务工经历	否=1; 是=2
	家庭成员任村干部	否=1; 是=2
	邻里关系	很差=1; 比较差=2; 一般=3; 比较好=4; 非常好=5
	好友经济支持	非常少=1; 比较少=2; 一般=3; 比较多=4; 非常多=5
	人情往来支出	0 元-6000 元=1; 6001 元-12000 元=2; 12001 元-18000 元=3; 18000 元-24000 元=4; 24000 以上=5
金融资本	自评家庭经济	非常不富裕=1; 不富裕=2; 一般=3; 比较富裕=4; 非常富裕=5
	储蓄金额	1 万以下=1; 1 万-3 万=2; 3 万-6 万=3; 6 万-10 万=4; 10 万以上=5
	年均收入	1 万以下=1; 1 万-3 万=2; 3 万-6 万=3; 6 万-10 万=4; 10 万以上=5
	负债情况	否=1; 是=2
	商业保险	否=1; 是=2
自然资本	耕地面积	0 亩-2 亩=1; 2 亩-4 亩=2; 4 亩-6 亩=3; 6 亩-8 亩=4; 8 亩以上=5
	林地面积	无=1; 1 亩-3 亩=2; 3 亩-6 亩=3; 6 亩-8 亩=4; 8 亩以上=5
	耕地质量	很差=1; 比较差=2; 一般=3; 比较好=4; 非常好=5
物质资本	住房面积	81 平方-100 平方=1; 100 平方-150 平方=2; 150 平方-200 平方=3; 200 平方-300 平方=4; 300 平方及以上=5
	房屋结构	木质房=1; 砖瓦房=2; 楼房=3

交通固定资产	无=1；电动车/摩托车=2；货车/拖拉机等运输类车辆=3；小汽车=4；小汽车和电动车等=5；小汽车和运输类车辆=6
家用电器数量	1种-3种=1；3种-4种=2；5种-6种=3；6种以上=4；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5.2.2 养老风险的选择及赋值

本研究通过风险感知作为一种心理测度指标来衡量老年人的养老风险，反映了农户对养老问题的担心程度，因变量设置为养老风险程度（见表 5.3），可以有效反映不同资本状况对农户养老风险感知大小的影响。

表 5.3 农户养老风险的赋值及说明

问题	变量的赋值	变量的定义
	非常担心=1	对养老问题非常担心，故养老风险非常大
	比较担心=2	对养老问题比较担心，故养老风险比较大
您对自己的养老问题担心吗？	担心=3	对养老问题表示担心，故存在养老风险
	无所谓=4	对养老问题不在乎，故养老风险较小
	不担心=5	对养老问题不担心，故不存在养老风险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软件计算整理

5.2.3 控制变量的选择及赋值

除了上述生计资本等自变量外，农户个体特征、村庄等因素也会影响其养老风险，在文献参考的基础上，在研究农村居民养老风险上设定了 5 个控制变量，其中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本村经济状况以及交通便利情况。

5.3 实证分析

5.3.1 相关性检验

本文借助 SPSS25 考查五大生计资本的二级变量与因变量（农村居民风险感知程度）的相关性，得到两者的皮尔逊卡方值，并计算出每个 p 值（当 p 值小于 0.05 时，说明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性）。

从表 5.4 可以看出老年人的养老风险感知相关的自变量为自身健康、儿女看望频率、邻里关系、人情往来支出、自评家庭经济、储蓄金额、年均收入、商业保险、耕地面积、住房面积、房屋结构、交通固定资产、家用电器数量共计 13

个自变量。因此，下文将上述生计资本的二级指标与养老方式做进一步分析。

表 5.4 农户生计资本变量测量表

变量维度	皮尔逊卡方	p	变量维度	皮尔逊卡方	p
自身健康	51.662	0.000	储蓄金额	58.484	0.000
受教育年限	25.218	0.066	年均收入	73.889	0.000
女儿数量	21.000	0.050	负债情况	5.564	0.234
儿子数量	21.391	0.164	商业保险	16.386	0.003
外出务工	6.120	0.190	耕地面积	57.850	0.000
儿女看望频率	28.829	0.025	林地面积	10.537	0.837
家庭成员任村干部	8.627	0.071	耕地质量	7.886	0.952
邻里关系	32.210	0.001	住房面积	72.363	0.000
人情往来支出	33.131	0.007	房屋结构	36.776	0.000
好友经济支持	23.363	0.104	交通固定资产	124.524	0.000
自评家庭经济	104.485	0.000	家用电器数量	69.734	0.000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整理所得

5.3.2 模型的选择

由于养老风险具有有序多分类的特征，所以本文借助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来展开数据分析，探讨影响农村居民式养老风险的因素。本文将农户养老风险程度大小作为因变量，并划分为以下 5 个水平，非常担心=1、比较担心=2、担心=3、无所谓=4、不担心=5。因此，本文构建多元有序 Logistics 回归模型如下：

$$\ln \left[\left(\frac{p(y \leq j)}{1 - p(y \leq j)} \right) \right] = \alpha_j + \sum_{k=1}^k \beta_{jk} x_k$$

其中， p 代表选择某一风险类型的概率， j 为因变量 y 的各取值水平， $-\alpha_j$ 为常数项， β_{jk} 表示自变量回归系数向量， x_k 表示第 k 个影响农村居民风险感知的自变量。

5.3.3 多重共线性诊断

由于多个共线性问题会对模型的参数估计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对自变量之

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诊断。结合表 5.5 中的数据信息，方差膨胀因子的最大值为 1.962，该结果低于 5，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为 1.454 结果低于 5，表明不同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直接进入建模分析阶段。

表 5.5 多重共线性诊断

变量	VIF	变量	VIF
性别	1.167	自评家庭经济	1.951
年龄	1.249	储蓄金额	1.795
婚姻	1.13	年均收入	1.718
交通便利	1.188	商业保险	1.242
本村经济状况	1.177	耕地面积	1.177
自身健康	1.132	住房面积	1.592
儿女看望频率	1.196	房屋结构	1.637
邻里关系	1.203	交通固定资产	1.533
人情往来支出	1.352	家用电器数量	1.873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整理所得

5.3.4 平行性检验

在进行逻辑回归分析之前，须对模型进行一定的检验，以确定所构建的模型是否适用于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将相关数据导入到 SPSS25 软件对模型进行平行性检验，得出的结果如下述表格所示（表 5.6），卡方值=45.765，P=0.78>0.05，说明通过了平行性检验，各影响因素之间是相互平行的，符合有序逻辑回归前提假设。

表 5.6 平行线检验

模型	-2 对数似然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原假设	621.246			
常规	575.481	45.765	54	0.78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整理所得

5.3.5 回归结果及分析

前文已经利用卡方检验分析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性,为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村居民养老风险感知的因素,我们使用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详见表 5.7。

表 5.7 生计资本对农村居民养老风险的有序 logistics 回归

变量	B	SE	Sig
人力资本			
自身健康	0.38	0.113	0.001
儿女看望频率	0.179	0.087	0.04
社会资本			
邻里关系	0.273	0.167	0.102
人情往来支出	-0.013	0.123	0.915
金融资本			
自评家庭经济	0.751	0.207	0.000
储蓄金额	0.105	0.143	0.465
年均收入	0.304	0.126	0.015
商业保险	0.354	0.53	0.505
自然资本			
耕地面积	-0.220	0.123	0.075
物质资本			
住房面积	0.142	0.128	0.268
房屋结构	0.127	0.297	0.668
交通固定资产	0.589	0.108	0.000
家用电器数量	0.055	0.184	0.765
模型拟合效果			
模型的显著性水平		0.000	
考克斯—斯奈尔		0.516	

数据来源:根据 SPSS25 整理所得

生计资本对农村居民养老风险影响的回归结果表明,模型总体显著性水平为 0.000,具有统计学意义。伪 R 方考克斯—斯奈尔为 0.516,表示该模型中自变量对农民养老风险的解释比例为 51.6%,拟合度较好。

(1) 人力资本对农村居民养老风险的影响。在人力资本变量中,农村居民的自身健康状况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该项中,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越好,其养老风险越小。儿女看望频率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该项中,儿女看望频率越高,其农村居民的养老风险越小。

(2) 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养老风险的影响。在社会资本变量中,交通便利

性、人情往来支出均不存在显著关系。农村居民的邻里关系，对养老风险在一定程度可以缓解感情慰藉风险但这一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3) 金融资本对农村居民养老风险的影响。在金融资本变量中，自评家庭经济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该项中，农村居民的自评家庭经济状况与越好，其养老风险越小。年均收入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该项中，农村居民的年均收入状况越好，养老风险越小。

(4) 自然资本对农村居民养老风险的影响。在自然资本变量中，拥有的耕地面积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该项中，农村居民拥有越多耕地，养老风险就越高，依靠土地养老越来越不可靠。

(5) 物质资本对农村居民养老风险的影响。在物质资本变量中，交通类固定资产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该项中，农村居民的交通类固定资产价值越高，其养老风险越小。住房面积、住房结构以及家用电器数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根据 2022 年安顺市普定县农村调查问卷统计数据, 对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养老方式以及养老风险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并进一步运用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方式选择及养老风险进行实证分析。本章将对研究主要结论进行整理, 并提出改善农村居民养老的启示。

6.1 研究结论

6.1.1 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方式选择具有多重影响

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居民选择的养老方式。从选择占比来看, “家庭养老”是农村居民最主要的养老方式, 占比高达 59.78%, 其次由大到小依次是“自我养老”、“机构养老”, 比例分别为 30.07%、10.14%。通过实证研究表明, 人力资本因素、金融资本因素、自然资本因素以及物质资本因素均对农村居民养老方式存在显著影响。

(1) 人力资本方面。自身健康对自我养老具有正向作用, 身体健康状况越好, 越倾向于选择自我养老。实地调研发现, 有部分农户表示, 自我养老的自由度更高, 受到牵制较少, 同时也可以减轻子女的养老负担。儿子数量对家庭养老具有正向作用, 儿子数量越多, 越倾向于家庭养老。反映出农村老年人仍将儿子视为家庭养老资源的重要指标, “养儿防老”不仅是传统的文化观念, 更是家庭养老资源的现实, 儿子数量多会强化老人对家庭养老的期待和信心。受教育程度对选择自我养老和机构养老具有正向影响, 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化解传统观念的束缚, 对机构养老有更加客观的认识, 也更加能够接受新型的养老观念和接受机构养老。

(2) 社会资本方面。研究发现家庭成员是否担任村干部、邻里关系以及人情往来支出对于选择养老方式无显著影响, 说明农村社会资本整体较为一致, 对养老方式的选择影响较小。其中表现为本地居民人情往来支出的金额普遍较大, 在调查对象在年人情往来支出选项中往往选择 6000 元及以上以及邻里关系也都较为融洽。

(3) 金融资本方面。金融资本对养老方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 并且养老问题中最担心的就是经济保障问题。自我养老的实质是以个人经济收入为基础的, 如果个人经济状况糟糕, 农村居民往往很难留下资金进行自我养老。自评家庭经

济状况选择自我养老具有正向影响,家庭储蓄金额和家庭年均收入对选择机构养老具有正向影响,是否商业保险对选择自我养老和机构养老都具有正向影响。

(4) 自然资本方面。耕地的面积在自我养老与家庭养老对比中,对自我养老具有正向影响,耕地面积越大越倾向自我养老。具体而言,当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供养水平有限,大部分居民表示不会轻易退出农业生产,而选择依靠土地实现自我养老。但家庭养老对比机构养老比较来说,耕地面积越大越会倾向选择家庭养老。

(5) 物质资本方面。在实际调研中发现,调查对象住房面积往往是与家庭儿女数量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家庭儿女数量多的往往住房面积较大,如果住房面积较大,就可以与子女和孙子女住在一起,才能为家庭养老提供物质条件。因此,在养老方式选择中,住房面积对家庭养老有正向影响。家庭拥有的交通类固定资产对选择自我养老、机构养老都有正向影响,且影响显著。在该种情况下,当家庭交通类固定资产的价值越高,农村居民就越倾向于拥有自我养老、机构养老。随着国家的繁荣富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升,交通类固定资产成为农村家庭物质基础的显著体现,而选择机构养老与自我养老的养老方式,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有了充分物质基础做保障,农村居民在养老方式选择中更愿意选择自由度高和接受更为先进的养老方式。

6.1.2 农户生计资本对养老风险具有显著影响

农民主计资本对养老风险有较大的影响,总体上来说,农村居民整体对养老风险的感知较高。从风险感知程度来看,农村居民选择担心类的样本比例较大,共占据样本 64.9%,无所谓和不担心的样本,共占比 35.1%。农村居民养老风险类型,以经济保障风险占比最大。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因素、金融资本因素、自然资本因素以及物质资本因素均对农村居民养老风险存在显著影响。

(1) 人力资本方面。自身健康对养老风险具有显著影响。在该种情况下,当自身健康状态越好时,农村居民对养老风险的担心程度就越小。老年人自身健康状况和身体素质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步下降,老年人自身健康状况越差,对自身健康状态的担忧越强,再加上其对身体健康追求的迫切性,导致养老风险的担心程度增加。儿女看望频率对养老风险具有显著影响。在该种情况下,当儿女回家看望越频繁时,农村居民对养老风险的担心程度就越小。随着年龄增加,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性逐渐增强,而农村老年人更加需要子女的帮助,面对生活成本的上升、孩子的教育投入等,关心程度都在不断下降,所以儿女的看望越频繁,农村居民对养老风险的担心程度就越小。

(2) 社会资本方面。研究发现家庭成员是否担任村干部、邻里关系以及人情往来支出整体较为一致对于对养老风险感知影响不显著。

(3) 金融资本方面。自评家庭经济因素均对养老风险具有影响显著。在该种情况下,自评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农村居民对养老风险的担心程度就越小。家庭经济状况自评越差,农村居民的养老信心越不足,养老风险感知可能越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会增强养老风险抵御能力。购买商业保险,对化解养老风险具有一点作用,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对养老风险感知有影响但不明显。

(4) 自然资本方面。农村居民拥有耕地面积越大,养老风险就越高。可能的原因是农业收入虽然作为大部分农民养老的主要收入依靠,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地养老的风险在不断增大,单纯依靠土地养老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主要原因一是农业生产经营面临来自市场和自然的双重风险。农产品经常出现的销售困难和价格波动问题,使收入呈现不稳定状态。二是农产品的收入弹性低。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不会因为收入水平的变化而有明显变动。当收入不断增加时,人们对于农产品的消费占总支出中的比重呈不断下滑的趋势。三是土地创造货币能力在不断减弱。农业生产一年周转次数少、周转慢,所以获取货币的效率也较低。

(5) 物质资本方面。当拥有的交通固定资产价值越高,农村居民对养老风险的担心程度就越小。因此,交通类固定资产在化解农村居民养老风险上作用较大。

6.2 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对农村居民的养老方式和养老风险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在内部和外部风险下,农村居民养老问题依然严峻,而养老问题是需要家庭、社会和政府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为实现农村养老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6.2.1 家庭层面: 提高农户生计资本的规模

(1) 人力资本方面

虽然现在养老方式不断出现,但是家庭养老仍然在农村养老方式中占据最主要的地位。根据实证分析,子女养老的功能对巩固家庭养老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积极发挥子女养老的功能。一是通过弘扬孝文化,提升子女的家庭赡养意识,从思想上加强教育力度,鼓励子女主动善待父母,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可定期开展弘扬孝道文化的座谈会、播放关于弘扬孝道文化的宣传片、营造孝道文化的村庄氛围。二是通过制定村规民约规范子女的养老行为,提高农村居民的养老意识,确保子女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应有的支持,针对留守老人,安排村委会工作人员定期进行家访,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三是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上进一步监督子女履行养老义务,加大不赡养老人的惩罚力度,对子女的赡养行为进行督促。

充分重视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健康问题,对于养老风险做到防患于未然。根据

实证分析,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养老风险的影响明显。身体健康状态越差,对子女照料的需求越大,经济和心理上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一是加强农村基层医疗的支持。农村地区医疗设施条件对日常生活的健康问题起到重要作用,加强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加大对农村医疗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鼓励并支持中医药人才支持农村卫生室、乡镇医院的发展,从而提高农村医疗水平,缓解农村居民生活中身体健康问题的风险。二是村集体要加强对农村养老的宣传教育工作。个人的风险感知受制于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思维方式,只有正确有效地认识风险,才能从而避免风险。

(2) 社会资本方面

邻里关系虽然未显示显著影响,但考虑现实情况可能存在对精神慰藉支持的作用,“远亲不如近邻”当子女都不在身边时,和谐的邻里关系也可以让老年人得到心理上的慰藉,疏导不良情绪。一是促进邻里关系融洽的发展。鼓励村民积极开展并参与村内的集体活动。二是深入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实证分析发现,人情礼金是农村社会中普遍现象,但是人情往来支出的增加对农村居民的养老风险产生负面影响,应该通过农村红白理事会制订颁布理事会章程,明确现金数额等措施,以优秀文化引领乡村文明,增加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金融资本方面

金融资本对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影响最大。一是金融资本是影响自我养老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二是金融资本的增加可以为家庭养老提供更充足的物质保障。三是对机构养老来说,经济收入会直接影响农村居民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四是对于养老风险来看,当地农村养老风险中居民担心占比最多的是经济保障风险。因此,需要多渠道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提高农村居民的直接收入。政府应该把发展农村经济与发展农业相结合,不断完善农业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农民自身的收入增长潜能。加强对农业的支持,立足于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地培育农村地区特色产业拉动经济增长。其次,需要进行不断完善农业补贴与减负政策,不断提高政府补助的水平,不断完善政府补助制度,以促进农产品价格稳定,减轻农民的各种负担,更加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最后,政府需要对参加机构养老的农村居民提高经济补贴力度,减轻老年人经济压力。

政府应该积极推动商业保险和医养服务的有机结合。根据实证分析发现,商业保险具有一定化解养老风险的作用,但是农村居民选择商业保险占总样本比例很小,我国多数老年人的商业保险养老意识仍然较低。因此,加强农村居民对商业保险的宣传和解释,让农户意识到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的现状,鼓励农村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帮助人们改变“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观念,并提高商业养老保险在养老保障系统中的能力,并使其在承担养老风险方面的特殊功能,以减少

农村居民的养老风险。

（4）自然资本方面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居民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多，农民的养老风险越大。可能是由于农村居民会遇到农产品销售困难和价格不稳定等问题，导致收入呈现不稳定的状态而造成的。因此，一方面可以通过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使其组织水平得到提高，进一步实现资本整合，提升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农产品销售；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现代化的互联网销售平台进行宣传和销售，从而提高农产品的销量，缓解农产品销售困难的问题。

（5）物质资本方面

物质资本越多，在养老方面自信越足，对养老风险的担忧度会越低。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交通固定资产对增加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障、化解农村居民的养老风险具有显著作用。因此，农村居民要在增加收入水平的同时提高储蓄倾向，增加交通类固定资产的投资。

6.2.2 国家层面：完善农村地区的养老水平

（1）提高农村地区养老机构服务水平

完善养老机构的服务水平，有利于缓解农村家庭养老逐渐显现的并加强对养老服务宣传。一是合理规划养老机构的位置。根据实证分析可知，养老机构与家的距离越近，农村居民选择机构养老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尽量选择距离村庄近的位置，方便以后常回家看看，可缓解对家的思念，满足感情的寄托，有助于农村居民接纳机构养老。二是加强当地政府对农村养老机构的支持力度。政府需要提供资金支持，还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到农村养老机构的建设中来。三是当地政府应该加强管理与推广。加强对养老机构的监管，提高养老机构服务水平，保证养老服务质量和加大对养老政策的宣传，增强农村居民对养老机构运行模式和优势的了解，转变农村居民的传统养老观念，让农村居民消除农村居民对养老机构的负面认识。四是当地养老机构也应做好自身宣传，维护好自身形象。

（2）构建多元养老服务体系

根据调研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居民没有选择社区养老和互助养老的意愿。说明农村地区的社区养老服务和互助养老服务比较落后，社区养老和互助养老的相关知识普及率低并且缺乏专业人才，阻碍了社区养老和互助养老的发展。一是综合养老服务体系。当立足当地的实际情况，构建以家庭养老、自我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辅，社会养老和互助养老为补充的综合养老服务体系。二是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优化，促进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水平。三是构建一个有效合理的发展机制，形成各级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共同参与。各

级政府执行部门相互协作，增加与基层管理部门的沟通，加强对养老服务重视，要把部分养老资源倾斜到农村。加强对农村养老服务的政策扶持，不断地改善农村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引入社会资本，继续推进“公建民营”方式，充分挖掘社会资源，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到构建多元养老中来，同时鼓励专业人才参与养老志愿者管理活动减轻政府的负担，提高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M] .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9.

[2]Chambers R, Conway G .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J]. IDS Discussion Paper No.296.Brighton,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2.

[3]Scoones I,“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Working Parer 72, 1998.

[4]Bodie Z, Detemple J.,Rindisbacher M. “Life — Cycle Finance and the Design of Pension Plans” ,Annual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9 (1) .

[5]Belay M, Bewket W. Farmers livelihood assets and adoption of sustainable l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north-western highlands of Ethiop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2013,38(02).

[6]Ghate P. Informal finance: some findings from Asi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92.

[7] Albert Hermalln ,Th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Asia: A Four—Count Comparative study[M],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5.

[8]Allen Walker, Term Care between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A European perspective, Who Should Care for the Elderly? [M],Singapore: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0.

[9]Milko Matijascic and Stephen J. Kay. The Brazilian pension model: The pending agenda[J].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2014, 67(1).

[10]Mitchell V. W. Consumer Perceived Risk:Conceptualization and Models [J].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1999, 33(1/2).

[11]Damien J. Williams and Jan M. Noyes. How does our perception of risk influence decision-mak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design of risk information[J]. Theoretical Issues in Ergonomics Science, 2007, 8(1).

[12]Modigliani F, Nuremberg R.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 [J]. Franco Modigliani, 1954.

[13]李蕊. 新时代破解农村养老难题的路径探索[J]. 人民论坛, 2022 (05) :36-39.

[14]邹芳芳,陈少镪,许国辉,彭蝶,林炜铃.“后扶贫时代”森林旅游地农户生计适应行为研究[J].林业经济问题,2022,42(03):262-268.

[15]伍艳.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选择[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02):57-66.

[16]赵雷,张海霞.西南林区水电移民安置区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分析——以四川西部地区为例[J].林业经济,2022,44(07):22-37.

[17]张芳芳,赵雪雁.我国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研究综述[J].生态学报,2015,35(10):3157-3164.

[18]王建军,陈培勇,陈风波.不同土地规模农户经营行为及其经济效益的比较研究——以长江流域稻农调查数据为例[J].调研世界,2012(05):34-37.

[19]赵微,张宁宁.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生计策略[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05):157-164.

[20]何仁伟,李光勤,刘邵权,徐定德,李立娜.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 综述[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11):69-85.

[21]滕祥河,杨先明,文传浩.自致努力、政府扶持与水电工程移民生计资本累积[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2):80-91

[22]李海鹏,关佳宝.“四普”以来民族地区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9,40(11):70-78.

[23]马姗伊.人口老龄化视角下我国家庭养老支持体系建设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21(03):104-111.

[24]王晓洁,李小倩,陈肖肖.推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税收政策研究[J].税收经济研究,2021,26(04):13-20.

[25]刘晓梅,李蹊.社区居家养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 Citespace 的文献计量分析[J].学习与探索,2022(03):33-40.

[26]王朋岗.直系组家庭视角下家庭养老资源供需缺口评价与风险人群识别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9,25(05):2-9+49.

[27]高凯,胡秋明.中国农村养老运营模式如何实现可持续——基于 2017 年全国养老服务业典型案例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2(03):44-59.

[28]李树茁,张丹.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现状与影响因素——基于安徽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的调查分析[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01):47-59.

[29]江帆,李兰英,宋淑颖,何卓京,邓伟芬,江丽娟.生计资本对农户林地流转意愿的影响[J].林业经济问题,2022,42(02):196-204.

[30]施雨,吴雪莲,George N. Chidimbah Munthali.生计资本对江汉平原农户秸秆

资源化利用影响研究 [J]. 安徽农业科学, 2022, 50 (09) : 205-208.

[31] 刺美香, 侯凯, 刘艳萍.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变化分析—以山西省河曲县 807 个易地扶贫搬迁农户调查数据为例 [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2 (05) : 528-536.

[32] 张朝辉. 生计资本对农户退耕参与决策的影响分析——以西北 S 地区为例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9, 33 (04) : 23-28.

[33] 龚冬生, 李树苗, 李艳. 男女农民工的生计资本对其城市发展意愿的影响 [J]. 城市问题, 2019 (02) : 96-103.

[34] 王杰, 蔡志坚, 吉星. 生计资本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异质性视角 [J]. 世界农业, 2022 (03) : 109-122.

[35] 唐茜茜, 李晖, 王心烛.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 [J]. 绿色科技, 2022, 24 (03) : 230-233.

[36] 吴郁玲, 吴少伟. 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流转与农户生计资本积累 [J]. 贵州社会科学, 2021 (11) : 154-160.

[37] 蒋振, 靳乐山. 牧户生计资本对其草原畜牧兼业化的影响研究——以四川省红原县和若尔盖县为例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35 (08) : 35-41.

[38] 苏芳. 劳动力转移特征变量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J]. 冰川冻土, 2016, 38 (02) : 549-557.

[39] 郭秀丽, 周立华, 陈勇, 杨国靖, 赵敏敏, 王睿. 典型沙漠化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以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为例 [J]. 生态学报, 2017, 37 (20) : 6963-6972.

[40] 刘璐璐, 李锋瑞. 黄土高原退耕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以甘肃会宁县为例 [J]. 中国沙漠, 2020, 40 (01) : 233-244.

[41] 任国平, 刘黎明, 付永虎, 袁承程. 基于 GWR 模型的都市城郊村域农户生计资本空间差异分析——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 [J]. 资源科学, 2016, 38 (08) : 1594-1608.

[42] 聂飞. 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背景下农民家庭生计资本研究 [J]. 湖北社会科学, 2017 (05) : 50-56.

[43] 梁流涛, 许立民. 生计资本与农户的土地利用效率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 (03) : 63-69.

[44] 许汉石, 乐章. 农民的养老风险及其规避——基于生计资本视角的实证研究 [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 2010 (6) : 19-23.

[45] 王梦晗, 苏明月. 中国省际居民生计资本的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 [J]. 经济地理, 2022, 42 (05) : 36-44+94.

[46]耿亚新,刘栩含,饶品样.农户生计资本和区域异质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林业经济,2021,43(05):17-31.

[47]穆光宗,“3+2”养老工程:中国特色的综合养老之路——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战略构想[M],北京:北京市老龄协会出版社,2009,26-30.

[48]雎党臣,程旭,李丹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我国独生子女父母自我养老问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02):61-72.

[49]穆光宗,胡刚,林进龙.康养中国:健康老龄化视域下养老体系之重构[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4(02):64-73.

[50]李成友,刘安然,袁洛琪,康传坤.养老依赖、非农就业与中老年农户耕地租出——基于CHARLS三期面板数据分析[J].中国软科学,2020(07):52-64.

[51]朱慧勤,姚兆余.多学科视野下的农村养老:理论分析与路径探究——人口老龄化与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高层论坛综述[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03):177-184.

[52]刘超.“老人不老”:乡村自组织养老模式及其社会基础——基于湖北省G乡老年人协会的调查[J].农村经济,2022(05):98-106.

[53]贺雪峰.农村养老实践模式及其应对——以H省F县调研为例[J].求索,2022(03):13-20.

[54]贺坤,时展,胡雪琪,范军星,甘源,郭冰心,赵浩,张文莉,时松和.河南省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20,47(08):1419-1423.

[55]严志兰,李叔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递送与政策创新探析——基于福建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1(03):149-158.

[56]徐彩霞,薛佳殷,陈瑞,李文娟.泰兴地区养老机构老年人抑郁现状及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2021,41(09):1983-1986.

[57]范庆梅,陈乐,吴猛,吴健康,李加敏,袁丽,袁漫漫,宇寰,赵梅.医养结合视角下养老机构医疗服务供给现存问题及对策[J].中国老年学杂志,2021,41(03):658-661.

[58]朱文佩,林义.日本“医养结合”社区养老模式构建及对我国的启示——基于制度分析视角[J].西南金融,2022(01):76-87.

[59]刘晓梅,李蹊.社区居家养老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分析[J].学习与探索,2022(03):33-40.

[60]杨虹.农村互助养老的现实基础及优化路径探析[J].农业经济,2021(12):74-75.

[61]伍海霞,吴帆.中国独生子女与多子女老年人养老意愿的比较分析[J].人口学刊,2022,44(02):85-98.

[62]宋凤轩,孙颖鹿,朱碧莹.新古典家庭决策模型下的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选择[J].东岳论丛,2021,42(03):109-121.

[63]杜鹏, 丁志宏, 李全棉, 等. 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 [J]. 人口研究, 2004 (6): 44-52.

[64]班晓娜, 宋璐璐. 农村居民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以辽宁部分地区为例 [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0 (05): 1-7.

[65]单奕. 新经济时代下农村养老方式探寻 [J]. 农业经济, 2017 (12): 107-109.

[66]杜文娟. 融合视角下河南健康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 [J]. 经济研究导刊, 2021 (24): 32-34.

[67]胡晓鹏, 李昕. 养老保险提升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J]. 上海经济研究, 2020 (07): 66-80.

[68]邓大松, 陈文娟, 王增文. 论中国的养老风险及其规避 [J]. 经济评论, 2008(02):87-90.

[69]刘燕. 制度化养老的意外后果及其风险分配——基于纵向多案例研究 [J]. 社会保障研究, 2016 (06): 3-13.

[70]齐鹏. 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困境与转型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 (03): 105-116.

[71]于长永. 农村老年人的互助养老意愿及其实现方式研究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3 (02): 116-123.

[72]穆光宗. 低生育时代的养老风险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2 (01): 1-7.

[73]余梅玲, 李毅. 家庭养老的市场介入与国家化——兼论公共养老保险的政府责任 [J]. 南方金融, 2014 (04): 66-68+45.

[74]马芳虹, 王晨霞.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养老风险与对策 [J]. 中国集体经济, 2019 (11): 10-11.

[75]刘成斌, 高翔. 劳动力外流对城乡养老风险的影响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8 (03): 51-61+127.

[76]薛庆天. 农民养老保障风险分析 [J].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5, 18 (07): 182-184.

[77]舒玢玢, 同钰莹. 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再论“父母在, 不远游” [J]. 人口研究, 2017, 41 (02): 42-56.

[78]徐俊, 风笑天. 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责任与风险研究 [J]. 人口与发展, 2012, 18 (05): 2-10.

[79]熊卫, 于长永. 养老资源对农民养老风险的影响研究——基于新疆 13 个地州市 726 位农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 40 (12): 31-39.

[80] 朱欠欠. 元治理理论视阈下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供给新模式研究 [J]. 湖北农业科学, 2019, 58(02): 150-155.

[81] 袁梦. 缺位与补位: 从“养儿防老”到“搭伴养老”——基于东北 S 村的调研 [J]. 社会福利(理论版), 2022(04): 49-56.

[82] 赵锋. 不同子女数量农户的生计资本对养老意愿的影响——基于甘肃省 5 县区调查 [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3): 99-106.

[83] 余泽梁. 生计资本视角下农民养老风险与策略研究 [D].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

[84] 李树茁, 徐洁, 左冬梅, 曾卫红. 农村老年人的生计、福祉与家庭支持政策——一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J]. 当代经济科学, 2017, 39(04): 1-10+124.

[85] 穆光宗, 胡刚, 林进龙. 康养中国: 健康老龄化视域下养老体系之重构 [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4(02): 64-73.

[86] 田鹏, 陈绍军. 邻避风险的运作机制研究 [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17(06): 36-42+98.

[87] 孟博, 刘茂, 李清水, 等. 风险感知理论模型及影响因子分析 [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17(10): 59-66.

[88] 钟涨宝, 李飞, 冯华超. 养老保障能力评估对农民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 5 省 1573 个样本的实证分析 [J]. 人口与经济, 2016(06): 72-81.

[89] 吴卫星, 李鸿焕, 龙飞. 主观预期寿命对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 [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10): 140-154.

[90] 程显扬, 周玲玲. 城市多元化养老模式构建探究 [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5(05): 44-49.